禮書

八編類纂 十六

1加3
1717
77-16

1加3
1717
77-66

六曹類

禮曹

臣湯承制以郊事問故膠西相仲舒對曰所聞古者天子之禮莫重於郊所以先百神而最居前禮三年喪不祭其先而不敢廢郊郊重於宗廟天尊於人也「董仲舒郊祀對」

臣聞郊紫壇饗帝之義掃地而祭上質也歌大呂舞雲門以竢天神歌大簇舞咸池以竢地祇其牲用犢

其席藁稭其器陶匏皆因天地之性貴誠上質不敢修其文也以爲神祇功德至大雖修精微而備庶物猶不足以報功唯至誠爲可故上質不餙以章天德紫壇僞餙女樂鸞路騂駒龍馬石壇之屬宜皆勿修。

王衡議郊廟

臣聞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獯狁最彊於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獯狁至於太原又曰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獯狁荊蠻來威故稱中興及至幽王犬戎來伐殺幽王取宗器自是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綫春秋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故弃桓之過而錄其功以爲霸首及漢興冒頓始彊破東胡禽月氏并其土地地廣兵彊爲中國害南越尉佗總百越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夷之患且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無已甚者興師十餘萬衆近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備虜其爲患久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及百粵以爲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守郡尉畧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

時乃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衆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幷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以斷匈奴之右臂單于孤特遠遁於幕北四垂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迺封丞相爲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模可見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爲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爲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爲武世宗此孝宣帝所以發德音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於殷

太甲爲太宗太戊爲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無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況於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兄文又說中宗高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衆人之謀既以爲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愚以爲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上覽其議而從之制曰太僕舜中壘校尉歆議可 劉歆毀廟議

聖王制禮取法於天故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序正人倫之序正則乾坤得其位而陰陽順其節人主與萬民俱蒙祐福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皇爲號者母從

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非所以明尊卑亡二上之義也、定陶共皇號謚已前定、義不得復改、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爲人後者爲之子、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朞、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爲其王立後、奉承祭祀、令共皇長爲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太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得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

晉明帝時宗廟始建舊儀多闕或以患懷二帝應各爲世則頗川世數過七宜在迭毀事下太常循上議

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共皇也、師丹共皇立廟議

禮兄弟不相爲後、不得以承代爲世、殷之盤庚、不序陽甲、漢之光武、不繼成帝、別立廟寢、使臣下祭之、此前代之明典、而承繼之著義也、惠帝無後、懷帝承統、弟不後兄、則懷帝自上繼世祖、不繼惠帝、當同殷之陽甲、漢之成帝、議者以聖德冲遠、未便改舊、茲如此禮、通所未論、是以惠帝尚在太廟、而懷帝復入數則盈八、盈八之理、由惠帝不出、非上祖宜遷也、下世既升、上世乃遷、遷毀對代、不得相通、未有下升一世、而

惠懷兄弟不得各爲一世也

上毀二世者、惠懷二帝、俱繼世祖、兄弟旁親、同爲一世、而上毀二爲一世、今以惠帝之崩、已毀豫章、懷帝之入、復毀頴川、如此、則一世再遷、祖位橫折、求之古義、未見此例、惠帝宜出、尚未輕論、況可輕毀一祖、而無義例乎、頴川既無可毀之理、則兄神之數居然自八、既有八神、則不得不於七神之外、權安一位也、至尊於惠懷、俱是兄弟、自上後世祖、不繼二帝、則二帝之神、應別出不爲廟中恒有八室也、賀循惠懷廟制迭毀議

唐中宗即位因武后柬都廟政爲告廟議

禮天子七廟尊始封君曰太祖、百代不遷、始祖無聞焉、殷自玄王至湯、周后稷至武王、皆出太祖、後合食有序、景皇帝始封唐、實爲太祖、以世數近、故尚在昭穆、今乃上引武昭王爲始祖、異乎殷周之本、商稷也、高稷興祚、景皇帝是也、昭帝實始封唐、子孫是承、若近捨唐、遠引涼、不見其可、且魏不祖曹參、晉不祖司馬卬、宋不祖楚元王、齊梁不祖蕭何、陳隋不祖胡公、楊震今謂昭王爲祖可乎、漢以周郊后稷議欲郊堯、杜林以爲周興自后稷、漢業特起、功不緣堯、卒不果郊、武德初定、去昭王尤近、不託祖者不可故也、今而立之、非祖宗意、張齊賢議始祖廟

滿七室以涼武昭王爲始祖太常奉禮郎張齊賢上議

唐高宗妻追尊武成皇后

廟必有配、一帝一后、禮之正也、昭成皇后、有太姒之

祔睿宗室
又欲肅明
皇后升升
焉貞節上
表

睿宗於孝
和弟也

德、宜升配睿宗肅明皇后、既非子貴、宜在別廟、周人奏夷則歌小呂以享先妣、先妣姜嫄也、以生后稷、故特立廟曰閟宮、晉簡文帝、鄭宣皇后、不配食、築宮於外、以歲時致享、肅明請準周姜嫄晉宣后納主別廟、時享如儀、於是留主儀坤廟詔隸太廟毋置官屬　陳貞節論皇后配廟

請以中宗爲別廟、大祫則合食太祖、奉睿宗繼高宗、則祼獻永享、詔可、乃奉中宗別廟、升睿宗爲第七室、五年太廟壞天子舍神主太極殿、營新廟、素服避正寢、三日不朝、猶幸東都、伊闕男子孫平子上書曰、乃正月太廟毀此躋二帝之驗也、春秋君薨、卒哭而祔之、二年、躋僖於閔上、後太室壞、春秋書其災、說曰僖雖閔兄、嘗爲之臣、臣居君上、是謂失禮、故太室壞、且兄臣於弟猶不可躋、弟嘗臣兄乃可躋乎、莊公薨閔公二年而禘、春秋非之、況大行夏崩而太廟冬禘不亦亟乎、太室尊所若曰曾自是陵夷墮周公之祀、太廟今壞意者其將陵夷墮先帝之祀乎、陛下未祭孝和、先祭太上皇、先臣後君、昔躋兄弟上、今弟先兄祭、昔太室壞、今太廟毀、與春秋正同、不可不察、武后篡國、孝和中興、有功、今內主別祠、不得列於世、亦已薄

矣夫功不可亲君不可下長不可輕且臣繼君猶子
繼父故禹不先鯀周不先不窋宋鄭不以帝乙厲王
不先猶尊之也況中興邪晉太康時宣帝廟地陷梁
折又三年太廟殿陷而及泉更營之梁又折天之所
譴非必朽而壞也晉不承天故及於亂臣謂宜遷孝
和還廟何必違禮下同獸晉哉帝語宰相召平子與
博士詳論博士護前言合軌平子平子援經辨數分
明獻等不能屈蘇頲右傳士故平子坐貶都城尉然
諸儒以平子孤挺見迕於禮官不平帝亦知其直久
不決然卒不復中宗於廟陳貞節論兄弟入廟

唐玄宗門元時有敕復孝敬廟為義宗將作大匠韋縚上言

臣聞王者制禮是曰規模規模之興實由師古。師古之道。必也正名。孝敬皇帝位止東宮未嘗南面聖道誠冠於儲副德教不被於寰瀛立廟稱宗恐非合禮況別起寢廟不入昭穆稽諸祀典何義稱宗而廟號義宗韋縚駁義宗廟號書

春秋之義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合食於祖無毀廟遷主不享之言唐家祀制與周異周以后稷為始封祖而毀主皆在后稷下故太祖東向常統其尊司馬晉以高皇太皇征西四府君為別廟大禘祫則正太祖位無所屈別廟祭高太以降所以敘親

唐德宗即位初玄宗肅宗既祔室遷獻懿二祖于西夾室引太祖位東嚮禮儀使于休烈議獻懿屬尊于

太祖若合食則太祖位不得正請藏二祖神主以太宗中宗處宗肅宗從世祖南向高宗玄宗從高祖北向禘祫不及二祖凡十八年建中初代宗喪畢當大祫京以太常博士上言

也唐家宜別爲獻懿二祖立廟禘祫則祭太祖遂正東向位德明興聖二帝向已有廟則藏祔二祖爲宜詔百官普議禮儀使太子少師顏真卿曰今議者有三一謂獻懿親遠而遷不當祫宜藏主西室二謂二祖宜祫食與太祖並昭穆缺東向位三謂引二祖祫禘卽太祖永不得全其始宜以二主祔德明廟雖然於人神未厭也景帝旣受命始封矣百代不遷矣而又配天尊無與上至禘祫時暫屈昭穆以申孝尊先實明神之意所以教天下之孝也況晉蔡謨等有成議不爲無據請大祫享獻主東向懿主居昭景主居穆重本尚順爲萬代法夫祫合也有如別享德明是乃分食非合食也時議者舉然於是還獻懿主祫於廟如真卿議吏部郎中柳冕等十二人議曰天子以受命之君爲太祖諸侯以始封之主爲祖故自太祖祖以下親盡迭毀洎秦滅學漢不服禮晉失宋因故有連王廟之制有虛太祖之位且不列昭穆非所謂有序不建迭毀非所謂有殺連王廟非所謂有別虛太祖位非所謂一尊此禮所由廢也傳曰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葬以士今獻懿二祖在唐未受命時猶士也故高祖太宗以天子之禮祭之而不敢

奉以東向位今而易之無乃亂先帝序乎周有天下
追王大王王季以天子禮及其祭則親盡而毀漢有
天下尊太上皇以天子之禮及祭也親盡而毀唐家
追王獻懿二祖以天子禮及其祭也親盡而毀復何
所疑周官有先公之祧先王之祧先公遷主藏后稷
之廟其周未受命之祧乎先王遷主藏文武之廟其
周已受命之祧乎故有二祧所以異廟也今自獻而
下猶先公也自景而下猶先王也請別廟以居二祖
則行周道復古制便工部郎中張薦等請自獻而降
悉入昭穆虛東向位司勳員外郎裴樞曰太祖之上
復追尊焉則尊祖之義乖太廟之外別祭廟焉則祖
稷不重是時京以考功員外郎又言與聖皇帝則獻
之曾祖懿之高祖以曾孫祔高曾之廟人情大順也
國子四門博士韓愈質衆議自申其說曰一謂獻懿
二主宜永藏夾室臣不謂可且禮祫祭毀主皆合食
今藏夾室至祫得不食太廟乎若二祖不預不謂之
合矣二謂兩主宜毀而瘞之臣不謂可禮天子七廟
一壇一墠遷主皆藏於祧雖百代不毀祫則太廟享
焉魏晉以來始有毀瘞之議不見於經唐家立九廟
以周制推之獻懿猶在壇墠可毀瘞而不祧祫乎三

謂二祖之主宜各遷諸陵臣不謂可二祖享太廟二百年一日遷之恐眷顧依違不即享於下國四謂宜奉主祔興聖廟而不禘祫臣不謂可禮祭如在景皇帝雖太祖於獻懿子孫也今引子東向廢父之祭不可爲典五謂獻懿宜別立廟京師臣不謂可凡禮有降有殺故去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去墠爲鬼漸而遠者祭益希爺曾立煬宮春秋非之謂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復築宮以祭今議正同故臣皆不謂可古者殷祖玄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爲帝又世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始祖得東向也景皇帝

雖太祖於獻懿子孫也當祫祫獻祖居東向位景從昭若穆是祖以孫尊孫以祖屈神道人情其不相遠又常祭衆合祭寡則太祖所屈少而所伸多與其伸孫尊廢祖祭不以順乎尚書左僕射姚南仲等請奉獻懿主祔德明興聖廟鴻臚卿王權申衍之曰周人祖文王宗武王故詩清廟章曰祀文王也故不言太王王季則太王王季而上皆祔后稷故清廟得祀文王也太王王季之尊私禮也祔后稷廟不敢以私奪公也古者先王遷廟主以昭穆合藏於祖廟獻懿主宜祔興聖廟則太祖東向得其尊獻懿主歸得其所

此說權

是時言祔興聖廟什七八天子尚猶豫未刪定至是羣臣稍顯言二祖本追崇非有受命開國之鴻搆又權根援詩禮明白帝泮然於是定遷二祖於興聖廟凡禘祫一享詔增廣興聖二室會祀日薄廟未成張繒爲室內神主廟垣間奉興聖德明主居之廟成而祔自是景皇帝遂東向京自博士獻議彌二十年乃決諸儒無後言（陳京論祖宗祧廟）

臣等伏以古者宗廟之制一帝一后後世有以子貴者始著並祔之文其不當祔者則又有別廟之祭本朝禘祫有司攝事乃以別廟之后列於所配之下絕

席而坐非惟於古無文於今爲不可者又有四焉淑德皇后太宗之元配也列於元德之下章懷皇后眞宗之元配也列於章懿之下其位序先後不倫一也升祔之后統以帝樂別廟諸后則以本室樂章自隨二也升祔之后同牢而祭牲器祝冊亦統於帝別廟諸后乃從專享三也升祔之后聯席而坐別廟諸后位乃相絕四也今號爲合食反絕席而坐牲牢祭器樂章祝冊皆自別而不同又位序顛錯殊非嚴事之意伏見章獻皇后章懿皇后在奉慈廟未升祔時每遇禘祫不從合食只於本廟致享所以伸所尊者最

爲得禮也若四后各祭於其廟則其尊自伸而於禮文無參差不齊之失又有章懿之明證（歐陽修等議四后祫饗）

伏以景靈宮建自先朝以尊奉聖祖陛下又建真宗皇帝章懿太后神御殿於其間天下之人皆知陛下奉先廣孝之意然則此宮乃陛下奉親之所今乃欲以後宮已廢未復之后建殿與先帝太后並列有瀆神明莫此之甚臣竊謂事必不出於聖意皆小人私於興作有所僥求爾蓋自前世帝王於宗廟之外別爲廟享以追奉祖宗者則有之未聞有自追奉其妃后者也蓋小人不識事體苟有一時之利不思虧損聖德伏乞特示寢罷以全典禮（歐陽修論建郭后影殿）

臣切謂聖宋崛起非有始封之祖也則創業之君是爲太祖矣太祖則周之后稷配祭於郊者也太宗則周之文王配祭於明堂者也此二配至重萬世不遷之法也真宗則周之武王宗乎廟而不祧者也雖有配天之功而無配天之祭未聞成王以嚴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祭而移於武王也仁宗則周之成王也雖有配天之功而無配天之祭亦未聞康王以嚴父之故廢武王配天之祭而移於成王也明堂配祭東

漢爲得在西漢時則孝武始營明堂而以高帝配之共後又以景帝配之孝武之後無聞焉在東漢時則孝明始建明堂而以光武配其後孝章孝安又以光武配孝安之後無聞焉當始配之代適符嚴父之說及時異事遷而章安二帝亦弗之變此最爲近古而合乎禮者也有唐始在孝和時則以高宗配之在明皇時則以睿宗配之在永泰時則以肅宗配之禮官杜鴻漸王涇輩皆不能推明經義務合古初反雷同其論以惑時主當仁宗嗣位之初儻有建是論者配天之祭當在乎太宗矣〔錢公輔論明堂配侑〕

商周之王斷自稷契以下者非絕譽以上遺之以其自有本統承之故也本朝自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而知則僖祖有廟與稷契疑無以異今毀其廟而藏其主夾室替祖考之尊而下附於子孫殆非所以順祖宗之孝心事亡如事存之義〔王安石議僖祖祧遷〕

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言以其德能配天也夫以文王之德而不能預配天之祭者特以后稷之功大矣使周無后稷之祖則周公之祀宜不得舍文武而他及且後世之興其先既無周之后稷而郊天之配不先創業之君乃遠取追尊之祖此豈先王之禮而

近於人情者哉今之議者又以祭法禘郊祖宗之禮言商周非絕譽以其自有本統承之本朝自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知則必以僖祖爲始祖臣又以謂不然矣其言曰商人禘譽而郊冥祖契而宗湯信斯言也則禘祭宜無易譽者今商頌之長發大禘之詩也其曰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又曰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者迺專歌述契之功德一篇之間了無及譽之語則祭法之言禘譽者臣亦未敢取以爲信也漢高之得天下與商周異故太上皇不得爲始封而光武之興不敢尊春陵而祖高帝且景帝唐

引節侯証僖祖非矣節侯原在高祖後南宗自僖前無考

室始封之君而元皇帝乃神堯之父高祖之時以景皇帝爲配而太宗之初已奉高祖於圜丘景皇帝不得預郊天其後杜鴻漸等復請以景皇帝郊配天地黎幹力詰其非禮而正之夫景皇帝親受唐國之封且不得配天則未嘗啓有土宇而欲以爲始祖臣亦慮其難矣恭惟太祖皇帝削平禍難功格上天百餘年間天下之人涵泳生養而安樂於無事者太祖之恩德也今天下惟知遵奉太祖而乃欲替其親郊配天之祀豈厭於人情哉今僖祖之德不昭見於生民不明被於後世迺欲以齊后稷之廟當始祖之禮臣

恐僖祖之神、非所居而不受、若以得姓者爲祖則趙之得姓遠矣、自造父封於趙城、而趙衰始得姓、今若必欲推考其先世、則遂欲上祖趙衰、其可乎、臣今欲乞特爲僖祖立室、置祧主其中、由太祖而上、親盡迭毀之主、皆藏於僖祖之室、當禘祫之時、以僖祖之主、權居東向之位、太祖之主、順昭穆之列而從之、取其毀廟之主而合食焉、則僖祖之尊、自有所伸、此韓愈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之義也、以僖祖立廟爲非、則周人別廟以祀姜嫄不可謂非禮、（孫固議僖祖祧遷）今皇地祇亦從上帝、而合祭於圜丘、獨以爲不可、則過矣、書曰肆類於上帝禋于六宗望於山川徧於羣神舜之受禪也、自上帝六宗、山川羣神、莫不畢告、而獨不告地祇、豈有此理哉、武王克商庚戌柴望柴祭上帝也望祭山川也一日之間自上帝而及山川必無南北郊之別也、而獨略地祇、豈有此理哉、臣以知古者祀上帝則并祭地祇矣、何以明之詩之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此乃合祭天地經之明文、臣以知周之世祀上帝則地祇在焉、歌天而不歌地、所以尊上帝、故其序曰郊祀天地也、春秋書不郊猶三望、左氏傳曰望郊之細也、說者曰三望太山河海或

曰淮海也又或曰分野之星及山川也魯諸侯也故郊之禮及其分野山川而已周有天下則郊之禮獨不及五岳四瀆乎岳瀆猶得從祀而地祇獨不得合祭乎議者謂合祭天地始於王莽以爲不足法臣竊謂禮當論其是非不當以人廢光武皇帝親誅莽者也尚采用元始合祭故事謹按後漢書郊祀志建武二年初制郊兆於洛陽爲圓壇八陛中又爲重壇天地位其上此則魏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唐睿宗將有事於南郊賈曾議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鯀郊之與廟皆有禘禘於廟則祖宗合食於大祖禘於郊則地祇羣望皆合於圓丘以始祖配享蓋有事祭非常祀也三輔故事祭於圓丘上帝后土位皆南面則漢常合祭矣時褚元亮郭山惲等皆以曾言爲然明皇天寶元年二月敕曰凡所祠享必在躬親朕不親祭禮將有闕其皇地祇宜如南郊合祭是月二十日合祭天地於南郊自後有事於圓丘皆合祭此則唐世合祭之明驗也今議者欲冬至祀

天夏至祀地蓋以爲冗周禮也臣請言周禮與今禮之別古者一歲祀天者三明堂享帝者一四時迎氣者五祭地者二享宗廟者四凡此十五者皆天子親祭也而又朝日夕月四望山川社稷五祀及羣小祀之類亦皆親祭此周禮也太祖皇帝受天眷命肇造宋室建隆初郊先享宗廟並祀天地自真宗以來三歲一郊必先有事景靈徧享太廟乃祀天地此國朝之禮也夫周之禮親祭如彼其多而歲行之不以爲難今之禮親祭如此其少而三歲一行不以爲易其故何也古者天子出入儀物不繁兵衛甚簡用財有節而宗廟在大門之內諸侯出爵賞必於太廟不止時祭而已天子所治不過王畿千里惟以齊祭禮樂爲政事守此則天下服矣是故歲歲行之率以爲常至於後世海內爲一四方萬里皆聽命於上機務之繁萬倍於古力有所不能給自秦漢以來天子儀物日以滋多有加無損以至於今不復如古之簡易也今所行皆非周禮三年一郊非周禮也先郊二日而告原廟一日而祭太廟非周禮也優賞諸軍非周禮也自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蔭補親屬非周禮也自宰相宗室以下至百官皆有

賜賚非周禮也此皆不攷而獨於地祇則曰周禮不
當祭於圜丘此何議也今議者必又曰夏至不能行
禮則遣官攝祭祀亦有故事此非臣之所知也周禮
大宗伯王不與則攝位鄭氏注曰王有故則代行其
祭事賈公彥疏曰有故謂王有疾及哀慘皆是也然
則攝事非安吉之禮也後世人主不能歲親祭故命
有司行事其所從來久矣若親郊之歲遣官攝事是
無故而用有故之禮也議者必又曰三年一祀天又
三年一祀地是非臣之所知也三年一郊已爲疏闊
若獨祭地而不祭天是因事地而愈疏於事天自古

只當破神州非周禮則文註緣禮耳

未有六年一事天者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十月
神州之祭易夏至方澤之祀則可以免方暑舉事之
患此又非臣之所知也夫所以議此者惟欲舉從周
禮也今以十月易夏至以神州代方澤不知此周禮
之經耶抑變禮之權耶若變禮從權而可則合祭圜
丘何獨不可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夏至祀地祇
於方澤上不親郊而通燔火天子于禁中望祀又非
臣之所知也書之望秩周禮之四望春秋之三望皆
謂山川在境內而不在四郊者故遠望而祭也今所
在之處俛則見地而云望祭是爲京師不見地乎有

三不可夏至之日、不可以動大衆、舉大禮、一也。軍賞、不可復加二也。自有國以來、天地宗廟、唯饗此祭、累聖相承、唯用此禮、此乃神祇所歆、祖宗所安、不可輕動、動之則有吉凶禍福、不可不慮、三也。昔西漢之衰、元帝納貢禹之言、毀宗廟、成帝用丞相衡之議、改郊位、皆有殃咎、著於史冊、往鑒甚明、可爲寒心矣。貼黃唐制有事於南郊、則先朝獻太清宮、朝享太廟、亦如今禮、先二日告原廟、先一日享太廟、然議者或亦以爲非三代之禮、臣謹按武王克商、丁未祀周廟、庚戌柴望、相去三日、則先廟後郊、亦三代之禮也。蘇軾圓丘合祭

漢元成毀郡國宗廟改郊位自是何至怵於疾病輒以此動主悞矣

十八議

謹按國朝舊典、冬至圓丘、必兼饗天地、從祀百神、若其有故、不祀圓丘、則行它禮、或大雩於南郊、或大饗於明堂、或恭謝於大慶、皆用圓丘禮樂神位、其意以爲皇帝不可以三年而不親祀天地百神故也。臣竊見皇祐明堂遵用此法、最爲得禮之變。自皇祐以後、凡祀明堂、或用鄭氏說、獨祀五天帝、或用王氏說、獨祀昊天上帝、雖於古學各有援據、而考之國朝之舊、則爲失當。蘇軾請復用皇祐典禮

臣竊見太祖皇帝受命之初、未遑他事、首尊四祖之

廟而又以僖祖爲四廟之首累聖遵崇罔敢失墜中間雖以世數寖遠遷之夾室而未及數年議臣章衡復謂遵奉以爲太廟之始祖宰相王安石等遂奏以爲本朝自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而知則僖祖有廟與稷契疑無以異今欲毀其廟而藏其主替祖宗之尊而下祔於子孫非所以順祖宗之孝心也於是神宗皇帝詔從其請而司馬光韓維孫朴孫固等以爲非是力奏爭之其說甚詳然其立意不過以爲太祖受命立極當爲始祖而祫享東向僖祖初無功德親盡當祧而已臣嘗深考其說而以人心之所安者揆之則僖祖者太祖之高祖考也雖歷世久遠功德無傳然四世之後篤生神孫順天應人以寧兆庶其爲功德蓋不必身親爲之然後爲盛也是以太祖皇帝首崇立之以爲初廟當此之時蓋已歸德於彼而不敢以功業自居矣今乃以欲尊太祖之故而必使之奪據僖祖初室東向之位臣恐在天之靈於此有所不忍而不敢當也安石之爲人雖不若光等之賢而其論之正則有不可誣者朱熹論四廟祧主

先聖緣人情而着其節制服二十五月是以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閔子雖要絰服事以赴公

禮教始于大臣

唐德宗時昭德皇后

人紐紮篇

難退而致位以死私恩故稱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周室陵遲禮制不序參我之人作詩自傷曰瓶之罄矣惟罍之恥言已不得終竟子道者亦主之恥也高祖受命蕭何創制大臣有寧告之科合於致憂之義建武之初新承大亂凡諸國政多趨簡易大臣既不得告寧而羣臣營祿念私鮮循三年之喪故藉田之耕起於孝文孝廉之貢發於孝武郊祀之禮定於元成三雍之序備於顯宗大臣終喪成乎陛下陳忠復建

武服制故事疏

父在爲母期古禮也國朝服之三年臣謂三年則太重唯行古爲得禮德宗遣內常侍馬欽緒謂質曰大子有撫軍監國問安侍膳之事有司以三十日除既葬釋服以墨衰終是何疑耶質又奏疏曰臣道也君臣以義則撫軍監國有權奪父子問安侍膳固無服衰之嫌古未有服衰而廢者舒王以下服三年將不得問安視膳耶太子舒王皆臣子也不宜甚異且皇后天下之母其父母士庶也以天下之母爲士庶降服可也太子臣子也以臣子爲母降可乎公除非古也入公門變服今期喪以下慘制是也太子晨昏侍非公除比墨衰奪情事緣金革今不監國撫軍何抑奪耶子之於父母禮異而情均太子奉君

崩中外服除皇太子諸王將服司以三十日除既葬釋服以墨衰終是何疑耶質又奏疏曰

常議太子服當與博士張薦柳冕李吉甫議

桓僖公薨廟可忌

父之日遠報毋之日少忍使失令名哉宰相乃令太常卿鄭叔則草奏既葬卒哭十一月小祥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禫內謁即墨服復詔問質質以爲雖不能循古禮猶愈於魏晉之文遠甚宰相乃言太子居皇后喪至朔則抑哀承慈實臣子至行唯心與服內外宜稱今質請降詔於外無害墨衰於內臣謂言行於外而服異於內事非至誠無由感教請下明詔如叔則議天子從之及董晉代叔則爲太常卿帝曰皇太子服期縣衰官初非朕意暢當等請循魏晉故事至論也等論太子毋服

伏覩睦親宅被火災者二廣親宅被火災者亦二旬月之中如此之併豈適丁其時乎臣竊以春秋之義推之葢二宅之中有親已盡服絕無者而未經裁節於有限之禮故天以火災戒之乎歷考上世尊族或

憲宗二年詔

封以就國或官而任外自唐明皇而後世叢於宮宅而不任以政本朝依其制也然國初之制凡以蔭授官率皆以其父祖合任之數授之今則長男生踰年而受官其下之男皆生五年而受官矣舊制止授班行今則皆授南班官矣十年前止滿數百今則踰千人矣又其間子孫衆多者數房而共一室者矣安可不更張其事哉朕惟親戚之間經史有訓漢唐之世典故具存或以九族定尊卑或以五宗紀遠近或聽推恩而分子孫或許自試而効才能或宗子之賢得從科舉或諸王之女自主婚姻盡前世之所行顧當

今之未備、祖宗昭穆、是宜世出之封、王公子孫、抑有親親之殺、若乃服屬之既竭、洎乎才藝之並優、在隨器以甄揚、使當官而勉懋、至於任子之令、通婚之儀、凡曰有司之當一用外官之法、（楊繪乞酌古今限服紀之禮）晉平公之於荀盈、蓋無服也。周景王之於穆后、蓋期喪也。無服者未葬而樂、屠崩譏之。期喪者已葬而燕、叔向譏之。書之史冊、至今以爲非、仁宗皇帝、以宰相富弼母在殯、爲罷春宴、傳之天下、至今以爲宜、今魏王之喪、未及卒哭、而禮部太常寺、皆以爲天子絕期、不妨宴樂、臣切非之。（蘇軾乞以魏王之喪罷秋宴）

夫居喪用喪禮、除喪用吉禮、因事而行、乃常道也、今若爲開樂張宴、則是特爲一喜慶之事、失禮義、害人情、無大於此。（程頤論除喪不可置燕）

惟晉武帝以疏素終三年、其羣臣多以爲非、蓋詔諛之人、習於流俗而不知禮也。唐之人主無有爲三年服者而三百年間議者亦未嘗及之蓋世無達禮之士而人不知事君之義也惟國朝自祖宗以來外廷雖用易月之制、而宮中實行三年之服。且易月之制前世所以難改者以人君自不爲服故也今君上之服、已如古典、而臣下之禮、猶依漢制古者再期而大

祥、中月而禫、禫者祭之名也。非服之色也。今乃爲之縿服三日。然後禫。此禮之不經者也。既除服矣、至葬而又服之、蓋見梓宮不可以無服也、祔廟而後即吉、纔八月矣、去山陵未久也、而遽純吉無所不佩、此又禮之無漸者也。臣伏見大行皇帝之喪自三月十三日服至二十八日而除、羣臣衰麻縿十六日遺詔易月因襲故事已行之禮不可追也。臣愚以爲過山陵宜令羣臣朝服止如今日未除衰至葬而服之漸除其重者再期而又服之乃釋衰其餘則君服斯服可也。此非有所難行惟存其衰麻而已。（蘇軾論喪服儉葬）

漢成帝營起昌陵數

壽皇聖帝至性自天孝誠內發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以大布超越千古拘攣牽制之弊革去百王衰陋卑薄之風甚盛德也所宜著在方冊爲世法程子孫守之永永無斁而間者遺詔初頒太上皇帝偶違康豫不能躬就喪次陛下實以世嫡之重仰承大統則所謂承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一遵壽皇已行之法易月之外旦以布衣布冠視朝聽政以代太上皇帝躬執三年之喪而一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練紗淺黃之服（朱熹乞討論喪服）

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厠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

年不成復遠歸延陵制度奢奢向上疏

嗟乎以北山石爲椁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鋸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戚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爲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爲儉誠便於體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鋼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椁爲游館人膏爲燈燭水銀爲江海黃金爲鳧鴈珍寶之藏機械之變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數又多殺宮人生臿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藏槨自古及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罹牧豎之禍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丘壠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已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

宋仁宗嘉祐四年知制誥劉敞上

也及魯嚴公刻餚宗廟多築臺囿後嗣再絕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泰如此而絕是則奢儉之得失也劉向諫起昌陵疏

今羣臣皆以加上徽號爲請而臣獨望陛下固辭徽號爲願其心則同欲尊君劉敞乞固辭徽號同欲愛君。前代入繼者多宮車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母后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之重祗承天地之意於宗室衆多之中簡擇聖明授以大業陛下親爲先帝之子然後繼體承祧光有天下濮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

漢成帝久無繼嗣福以爲宜建三統封孔子以爲殷後復上書

以負扆端冕富有四海子子孫孫萬世相承者皆先帝之德也臣等愚淺不達古今切以爲今日所以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宜一依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謙國太夫人仙遊縣君亦改封大國太夫人考之古今實爲宜稱王珪等議

乞依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

臣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政者職也位卑而言高者罪也越職觸罪危言世患雖伏鑕橫分臣之願也守職不言沒齒身全死之日尸未腐而名滅雖有景公之位伏櫪千駟臣不貪也故願一登文石之陛涉赤

墀之塗當戶牖之法坐盡平生之愚慮亡益於時有遺於世此臣寢所以不安食所以忘味也願陛下深省臣言臣聞存人所以自立也壅人所以自塞也善惡之報各如其事昔者秦滅二周夷六國隱士不顯佚民不舉絕三統滅天道是以身危子殺厥孫不嗣所謂壅人以自塞者也故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遷廟之主流出於戶所謂存人以自立者也今成湯不祀殷人亡後陛下繼嗣又微殆爲此也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此言孔子故殷後也雖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爲殷後禮亦宜之何者諸侯奪宗聖庶奪適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而況聖人又殷之後哉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戶以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蒙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何者追聖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必以爲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梅福請封孔子爲殷後書）

雖朝士大夫畏忮子孫方居美仕不敢顯言四方之

人耳目炳然、豈可揜蔽、必曰夏竦之爲如是、而謚文正、非以謚爲公器也、蓋出於天子之恩耳、此其議評國家之失豈云細哉（司馬光論夏竦不當謚文正）臣竊以凡爲人臣受祿不必多、受位不必高、苟當官不言、則刑戮之人也、是以夙夜惶懼不敢默默伏惟陛下不以鄙賤而忽其言、臣等竊追謚法本意所謂道德博聞曰文者、非聞見雜博之謂也、蓋以所行所學不離於道德也、靖共其位曰正者、非柔懦苟媮之謂也、蓋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也、今竦奢侈無度、聚斂無厭、內則不能制義於閨門、外則不能立效於

邊鄙、言不副行、貌不應心、語其道德、則貪淫矣、語其正直、則回邪矣、此皆天下所共聞、非臣等所敢誣加也、陛下乃以文正謚之、臣等竊愚不達大體、不知復以何謚待天下之正人良士哉、且陛下所以念竦如此之厚者、以竦嘗爲東宮之故臣也、向者東宮之臣死而得謚者非一、陛下未嘗親有所定、至於竦獨不然、豈非知竦所爲不合衆心邪（司馬光論夏竦不當謚文正第二狀）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携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

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爲之牲器時服而後使先聖之後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號高祖之主宗廟之事昭穆之世齊敬之勤禮節之宜威儀之則容貌之崇忠信之質禋潔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爲之祝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舊典者爲之宗於是乎有天地神民類物之官謂之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

民神各有業

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禍災不至求用不匱故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爲巫史無有要質民匱於祀而不知其福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神狎民則不蠲其爲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荐臻莫盡其氣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敘天地而別其分主者

論亦平正

也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爲司馬氏寵神其祖以取威於民曰重實上天黎實下地遭世之亂而莫之能禦也不然夫天地成而不變何比之有（觀射父論重黎）

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氷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氷也深山窮谷固陰淫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氷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氷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氷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之夫氷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菑霜雹曠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氷棄而不用風不烈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爲災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氷之道也（申豐論雨雹）

漢武帝建元六年六月遼東高廟災四月

春秋之道舉往以明來是故天下有物視春秋所舉與同比者精微眇以存其意通倫類以貫其聖天地

高園便殿　火董仲舒對

之變國家之事粲然皆見亡所疑矣按春秋魯定公哀公時季氏之惡已熟而孔子之聖方盛夫以盛聖而易熟惡季孫雖重魯君雖輕其勢可成也故定公二年五月兩觀災兩觀僭禮之物天災之者若曰僭禮之臣可以去矣見辠微而後告可去此天意也定公不知省至哀公三年五月桓宮釐宮災二者同事所爲一也若曰燔貴而去不義云爾哀公未能見故四年六月亳社災兩觀桓釐廟亳社四者皆不當立天皆燔其不當立者以示魯欲其去亂臣而用聖人也今高廟不當居遼東高園殿不當居陵旁於禮亦不當立與魯所災同其不當立久矣至於陛下時天災之者殆亦其時可也天災若語陛下當今之世非以太平至公不能治也視親戚貴屬在諸侯遠正最甚者恐而誅之如吾燔遼東高廟廟可視近臣在國中處旁不及貢而不正者恐而誅之如吾燔高園殿廟可云爾在外而不正者雖貴如高廟猶災燔之況諸侯乎在內不正者雖貴如高園殿猶災燔之況大臣乎此天意也辠在外者天災外辠在內者天災內燔甚罪當重燔簡罪當輕承天意之道也（董仲舒火災對）陛下至德仁厚哀閔元元躬有日昃之勞而亡佚豫

之樂允執聖道刑罰惟中然而嘉氣尚凝陰陽不和是臣下未稱而聖化獨有不洽者也臣竊伏思其一端殆吏多苛政。政教煩碎。大率咎在部刺使或不循守條職。舉錯各以其意。多與郡縣事。至開私門。聽讒佞。以求吏民過失。譴呵及細微。責義不量力。郡縣相迫促。亦內相刻流至衆庶。是故鄉黨鬬於嘉賓之懽。九族忘其親親之恩。飲食周給之厚。彌衰。送往勞來之禮不行。夫人道不通則陰陽否隔和氣不興未必不由此也詩曰民之失德乾餱以愆鄙語曰苛政不親煩苦傷恩方刺吏奏事時宜明申勑使昭然知本

朝之要務臣愚不知治道唯明主察焉

薛宣云陰陽不和疏

漢成帝元延元年星孛東井蜀郡岷山崩雍江向日昔周岐山崩山川竭而幽王亡岐山者周所興也漢家本起于蜀漢今所起之地山崩川竭星孛又及攝提大角從參至辰始必亡矣

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時日月薄食山陵淪亡辰星出於四孟大白經天而行無雲而雷枉矢夜光熒惑襲月蒦火燒宮野禽戲廷都門內崩長人見臨洮石隕于東郡星孛大角大角以亡觀孔子之言考暴秦之異天命信可畏也及項籍之敗亦孛大角漢之入秦五星聚于東井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時有雨血日食于衡滅光星見之異孝昭時有泰山臥石自立上林僵柳復起大星如月西行衆星隨之此爲特異孝宣興起之表天狗夾漢而西久陰不雨者二十餘日昌

不能已復上奏

邑不終之異也皆著于漢紀觀秦漢之易世覽惠昭之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天之去就豈不昭昭然哉劉向上星孛等奏

漢武以能誅文成五利前史謂之雄才先帝時有佞奠陳利用者始以方術暴得寵用一旦發其姦誅於鄭州至今輿誦謂之英斷唐明皇得靈寶符上清獲國經寶勝等皆王鉷田同秀等所爲明皇不能顯戮休於邪說今日見老君於閤上明日見老君於山中大臣尸祿以將迎端士畏威而緘默既惑左道即紊政經民心用離浸不復振及至祿山兆亂輔國劫遷

獻瑞大率如此可存以戒

老君寧肯御兵寶符安能排難身危名辱負愧包羞大命既傾前功併弃今朱能所爲頗似王鉷等事孫奭論天書

臣竊見交趾所進麒麟二頭臣得之道路圖寫其形大抵牛身象耳狗足魚鱗臣謹按爾雅釋獸麏麕身牛尾一角郭璞注謂春秋所獲麟也又云麕大麈牛尾一角即漢武郊雍所獲麟也又云麟如馬一角不角者麟即元康中九真郡所貢也又唐龍朔三年麟見于介山又聖朝太平興國九年嵐州獻獸一角似鹿無班角端有肉性甚馴善當時以爲祥麟上表稱

賀臣以前典觀之則麒如馬狀、麟似鹿形、況麟鳳四靈國家大瑞天下稱賀青史具書故唐啟元年漢名書閣太平之瑞莫大于斯臣切聞此獸、頗與書史所聞不同、閉以檻車、與象相觸、所食草木、皆中國所無、萬一非是祥麟。海外別有名目。即朝廷殆爲蠻夷所詐。齊虞論麒麟

伏覩近世以來每有日食之變曆官皆先具月日時刻及所食分數奏聞至日或爲陰雲所蔽或所食不滿分數公卿百官皆奏表稱賀以爲大慶臣愚以爲日之所照周徧華夷雲之所蔽至爲近狹今若太陽實虧而有浮雲翳塞雖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夫四方不見京師見者。禍尚淺也。四方見。京師不見者。禍寖深也。司馬光論日食遇陰雲不見乞不稱賀

詩人之時事異于今今方兩宮同聽天下之政。實日月並明之道。俱不當有薄食之變也。王巖叟論月食

八編類纂　卷五十　禮書　三五

延陵顏季亨會通父校

六曹類

禮曹

雜記云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故知冬至郊天魯禮也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魯既降下天子不敢郊天與周同月故用建子之月而郊天欲示在天子之先而有事也但魯之郊祭師說不同崔氏皇氏用王肅之說以魯冬郊天至建寅之月又郊以祈穀故左傳云啓蟄而郊又云

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二郊也若依鄭康成之說則異於此也魯惟一郊不與天子郊天同月轉卜三正故穀梁傳云魯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若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若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若不從則止故聖證論馬昭引穀梁傳以答王肅之難是魯一郊則止或用建子之月郊則此云日以至及宣三年正月郊牛之口傷是也或用建寅之月則春秋左傳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也

鄭玄以祭法禘黃帝及嚳爲配圓丘之祀祭法說禘無圓丘之名爲禘是禘非圓丘之祭也玄既以祭法禘嚳爲圓丘又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玄又施之於郊祭后稷是亂禮之名實也按爾雅云禘大祭也繹又祭也皆祭宗廟之名則禘是五年大祭先祖非圓丘及郊也周立后稷廟而嚳無廟故知周人尊嚳不若后稷之廟重而玄說圓丘祭天祀大者仲尼當稱晉公禘祀嚳圓丘以配天今無此言知禘配圓丘非也又詩思文后稷配天之頌無帝嚳配圓丘之文知郊即圓丘圓丘即郊所在言之則謂之郊所祭言之則謂之丘於郊築泰壇象圓丘之形以丘言之本諸天地之性故祭法云燔

柴於泰壇則圜丘也郊特牲云周之始郊日以至周禮云冬至祭天於圜丘與郊是一也言始郊者冬至陽氣初動天之始也對啓蟄又將郊祀故言始（孔穎達疏周魯郊）

周禮大司樂註以圜丘方澤宗廟爲三禘蓋天神地示并始祖之所自出爲三大祭皆五年之禘也郊次圜丘社次方澤宗次祖皆常歲所舉之祭也（黃澤疏王肅郊祀義）

周官論國之神位左祖右社此王社也澤中方丘此冢土也此古人所謂大社者也書謂之冢土禮謂之方丘而戴記謂之泰坻坻則方矣其實一也至漢扈衡乃有南北郊之說則失先王尊天親地之意矣新莽始有天地合祭祖妣並配之說則失先王之意益甚矣雖然莽之說因周頌之言而失之也周官夏日至祀地於方丘冬日至祀天於圜丘則曰此天地分祀之證也夫春夏祈穀其詩爲噫嘻噫嘻祈有二祭而所歌者噫嘻一詩也秋冬報其詩爲豐年報有二祭而所歌者豐年一詩也昊天有成命之詩可歌以祭天壹不可歌以祭地乎以先王之行事質之武王東伐告于皇天后土矣告于皇天則類于上帝是也告于

后土則宜於冢土是也是天地未嘗合祭者一也周公之祭于洛邑丁巳用牲于郊戊午社于新邑是天地未嘗合祭者二也冬春時日之異則戴記之言失之也其言曰郊之祭也以迎長日之至又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而繼之以卜郊夫日至而郊周禮也卜日用辛魯禮也雜周魯之禮兼祀之而郊之時日紊矣（王汝一郊祀議）

周禮有言祀天有言上帝有言上帝有言五帝則無預乎昊天上帝言昊天上帝則統乎天者言之也言上帝則五帝兼存焉周官司裘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與瑞四圭有邸以祀天大司樂若樂六變天神皆降凡以神仕者以冬至日致天神此總天之百神言之也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司服大裘而冕以祀昊天上帝此指統乎天者言之也司服言祀昊天上帝祀五帝亦如之則五帝異乎昊天上帝也大宰祀五帝掌百官之誓戒祀大神示亦如之則五帝異乎大神也肆師類造上帝封于大神則上帝又異乎大神也掌次大旅上帝張氈案設皇邸祀五帝張大次小次則上帝異乎五帝也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則上帝異

乎天也。上帝之文既不主於天與昊天上帝又不主於五帝而典瑞旅上帝對旅曰望言之旅者會而祭之之名則上帝非一帝也。上帝非一帝而周禮所稱帝者昊天上帝與五帝而已則上帝爲昊天上帝及五帝明矣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則明堂之祀上帝其爲昊天上帝及五帝可知也。鄭康成以上帝爲五帝而不及天王肅以上帝爲昊天上帝而不及五帝二者之說皆與禮經不合五帝與昊天同稱帝。不與昊天同稱天猶諸侯與天子同稱君。不與天子同稱王。周官祀五帝之禮有與天同以極其隆有與天異以致其殺故皆禮祀皆服大裘此其所同也祀帝於圜丘兆五帝於四郊（陳祥道天帝之殺）此其所異也

祭法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自爲立社曰侯社士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蓋王社侯社國中之土示而已無預農事故不置稷。大社國社則農之所報在焉。故皆有稷。先儒謂王社或建於大社之西或建於籍田然國語王藉則司空除壇農正陳藉禮而歷所祭先農而已不聞祭社也故詩曰春藉田而祈社稷非謂

社稷建於藉田也。其言王社建於大社之西、於義或然。兩漢及魏有官社無官稷。晉之時有帝社無帝稷。類皆二社一稷。議者紛然或欲合二社以爲一。或欲異二社之所向。是雖違經悖禮。然亦二社同設於國中。未聞藉田有之也。蓋王與諸侯之社皆三。其二社所以盡祈報之誠。其勝國之社所以示鑒戒之理。王之大社則土五色而冒以黃夏之時。徐州厥貢惟土五色。孔安國以社言之。是也。諸侯之國社則受其方色之土於天子而蓋以茅。漢之時有受青土赤土蔡邕以茅社言之。是也。其位則中門之右。社主陰故也。其壝則北面。社嚮陰。故也。其錄則不屋。記所謂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是也。其表則木傳所謂夏以松。商以栢。周以栗。是也。其方廣則五丈。其主則石爲之。其刻則社東而稷西。（陳祥道社稷祀議）

鄭康成謂禘祭毀廟不及親廟。隆淳謂禘祭不兼羣廟爲其疎遠不敢褻狎。此始未嘗考之於經也。詩頌長發大禘而歌玄王桓撥相土烈烈。與夫武王之湯中葉之太甲。雖禘太祖而歌皇考之武王。烈考之文王。則不及親廟。與夫不兼羣廟之說。其足信哉。爾雅曰禘大祭也。則禘爲廟祭大者明矣。或曰以春秋有

事爲禘而公羊穀梁以大事于太廟爲祫則禘非大於祫矣又曾子問王制皆以言祫而不該禘則祫非小於禘矣（陳祥道禘祫議）

夫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經無其文葢緯書之說若混禘祫爲一事則鄭氏據魯之僭禮妄作而以爲周禮喪服卽吉後之祭爲非先儒言之詳矣至於以禘爲喪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爲則愚以爲王制言三年之喪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然則喪服未除宗廟諸祭盡廢非特禘祫也左傳言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然則喪服既除宗廟諸祭盡舉亦非特禘祫也以是觀之則鄭注所謂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恐只是泛指喪畢則卽以祫禘爲喪畢之祭也如喪畢之祭則禮謂之祔然左氏所謂特祀於主者先儒注釋以爲祀新主於寢則不及羣廟也夫祔亦有告祭于廟之禮但儀禮所言乃士禮若國家之禮則祫禘時享之外必別有一祔祭之禮而經文無可考至魯則始以禘爲祔而禮之失自此始矣先儒議康成之釋禘祫病其據魯之失禮以爲周禮然魯自以禘爲祔祭而康成自謂三年喪畢祫於太祖則其意乃以祔爲祫本不以禘

爲祔。實未嘗專以祭爲據也。蓋祫者合祭也。大祫則以已毀廟之主合于太祖而祭之時祫則以未毀昭穆之主合于太祖而祭之至於祔則亦是以新主合于舊主而祭之然則以祫訓祔祭亦未爲不可而所謂明年春禘於羣廟則自是吉祭矣故愚以爲康成所謂三年喪畢祫於太祖明年禘于羣廟本非據魯禮而言未可深訾也特不當以春秋所書而遥推其禘祫之年則爲無據而臆說耳若禘之又爲時祭則王制天子祫禘諸侯禘一犆一祫之說左傳烝嘗禘於廟之說所載晉人言寡君未禘祀之說皆指時祭而言無緣皆妄蓋禘有二名有大禘之禘大傳所謂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禮運所謂魯之郊禘非禮也是也有時禘之禘祭義所謂春禘秋嘗王制所謂天子祫禘諸侯禘一犆一祫是也趙伯循必以禘爲非時祭之名因不信鄭氏而并詆禮記左傳其意蓋謂禘只是大禘無所謂時禘然禘之名義他不經見惟禮記詳言之耳趙氏所言亦是因不王不禘之說魯郊禘非禮之說見得禘爲天子之大祀故不可以名時祭然大傳禮運禮記也王制祭義亦禮記也今所本者大傳禮運所詆者王

制祭法是據禮記也至於禘烝嘗於廟一
語雖左氏所言然其所載昭公十五年禘于武宮二
十五年禘于襄公定公八年禘于僖公襄公十六年
晉人曰寡君之未禘祀則皆當時之事今趙氏皆以
爲左氏見經傳有禘于莊公一事故於當時魯國及
他國之祭祀而妄以爲禘則其說尤不通矣光武建
武二十六年詔問張純禘祫之禮而純奏禮三年一
祫五年一禘然則其說久矣蓋此語出於緯書緯書
起於元成之間而光武深信之當時國家典禮朝廷
大事多取決焉故此制遂遵而行之康成蓋以漢禮

是

爲周禮非魯禮也馬端臨禘祫論
自孝經有郊祀配天明堂配帝之說祭法有禘郊祖
宗之說鄭氏註以爲禘郊即郊也鄭氏以禘爲祀天於圜丘然圜丘亦郊也祖宗即明堂也於是後之有天下者配天配帝必
各以一祖推其創業之祖以擬后稷者而尊之以配
天焉唐既以神堯擬文王矣而求其所以擬后稷者
則屬之景帝宋既以藝祖擬文王矣而求其所以擬
后稷者則屬之僖祖夫景僖二帝雖唐宋之始祖然
其在當時則無功業之庸夫也上視周室僅可比不
窋之流而以后稷尊之過矣聃姓適同乎唐乃推聃

以爲始祖尊之曰玄元皇帝蓋雖祖聃而其意謂吾祖固天之貴人也於是崇建太清宮每禘祫並於玄元皇帝前設位序正是蓋以玄元爲太祖擬用之后稷而其祖宗則俱爲昭穆矣至宋大中祥符間天書封禪之事競興遂復效唐人之爲推所謂司命保生天尊大帝以爲聖祖建立景靈宮聖祖殿居中而僖祖以下各立一殿分置左右是蓋以聖祖殿居中爲太祖擬周之后稷而祖宗則俱爲昭穆矣周公制禮作樂既舉嚴父配天之禮以祀文王矣而弃之祀仍商之舊列于社稷是尊禰而卑祖也故復創爲明堂

之禮而以是二聖人者各配一祀焉（蓋亦言古惟郊祀明堂之禮周公以義起）自秦以來文王配天之禮廢矣而稷之祀至今未嘗廢蓋稷之配食地祇周未興而已然周已亡而不替所謂有功烈於民者祀之後之有天下者推其遠祖上擬后稷或本無譜系可考而强附會於古之帝王如曹魏二周之祖舜神農與文王是也或姑推其上世之遠祖而不問其人品功德之何如如唐之景帝宋之僖祖是也又否則推而神之託之天帝之眷寘如唐之玄元宋之聖祖是也而上視周家祀后稷之意則不類甚矣昔若只推其創業之祖上擬

文王郊祀明堂俱以配侑而上世之祖既未有可以擬后稷者則不必一遵周人之制可也（馬端臨始祖配天議）

后稷有廟郊既配帝嚳雖配天而無廟不可闕人鬼之享故五年一禘則后稷率有廟無廟之主以共享於嚳所以使子孫皆得見其祖又以世次久遠見始祖之功德爲尤甚也況后稷之廟毀廟數十世之主皆藏焉豈可當享嚳之時而屏置之乎蓋禘祫所以相亂者由天子諸侯之制不明先儒或推天子之禮以說諸侯或推諸侯之禮以說天子不知諸侯之禮有祫無禘天子之禘禮必兼祫雖其意不主合食而

率子孫以共尊一帝自然當合食矣禮曰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則是天子祫祭隨時皆用也禘者殷諸侯之盛祭周公定爲不王不禘之法故以祫代之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王室故命魯以殷諸侯之盛禮祀周公以示不臣周公之意故牲用白牡白牡者殷牲也又可見魯公以下皆合食於太廟而禮秩初未嘗敢同於周公又以春秋雉之則亦非常歲之祀成王斟酌禮義蓋如此（黃澤辯趙）

唐家宜別爲獻懿二祖立廟禘祫則祭太祖遂正東

向位德明興聖二帝向已有廟則藏祔二祖爲宜詔
百官議禮儀使太子少師顏真卿曰景帝既受命始
封矣百代不遷矣而又配天尊無與上至禘祫昖壞
屈昭穆以申孝尊先實明神之意也請大祫享奉獻
主東向懿主居昭景主居穆夫祫合也如有別享德
明自乃分食非合食也時議者皆然於是還獻懿主
祫於廟如真卿議是時言祔興聖廟什七八天子尚
猶豫未冊定至是羣臣稍顯言二祖本追崇非有受
命開國之鴻搆於是定遷二祖于興聖廟凡禘祫一
享詔增廣興聖二室會祀日寢廟未成張繒爲室內
神主廟坦間奉興聖德明王居之廟成而祔自是景
皇帝遂東向京兆博士獻議彌二十年乃決諸儒無
後言（通典通考集太禮東向議）

按太上皇親盡也以高帝之父而不毀悼皇考私親
也以宣帝之父而不毀雖非禮之正猶云可也至武
哀王則高帝之兄昭哀后則高帝之姊自當各有後
嗣奉其墳墓祭祀今乃立寢園與諸帝同而使天子
世世祠之不經尤甚矣高帝之姊而稱后於義尤不
通東漢獻帝即位初平中相國董卓左中郎將蔡邕
等以和帝以下功德無殊而有過差不應爲宗及餘

非宗者追尊三后皆奏毀之四時所祭高廟一祖二宗及近帝四凡七廟時有司奏議宗廟迭毀左中郎將蔡邕議曰漢承秦滅學之後宗廟之制不用周禮每帝即世輒立一廟不止於七不列昭穆迭毀孝元帝時丞相匡衡御史大夫貢禹始建大議請依典禮孝文孝武孝宣皆以功德茂盛爲宗不毀孝宣尊崇孝武廟稱世宗中正大臣夏侯勝猶執異議不應爲宗至孝成皇帝議猶不定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據經傳義處不可毀上從其議古人據正重順不敢私其君父如此其至也後遭王莽之亂光武皇帝受命中興廟稱世祖孝明皇帝廟稱顯宗孝章皇帝廟稱肅宗得禮之宜此以下政事多曠權移臣下闕帝殷勤各欲褒崇至親而臣下懦弱莫敢執夏侯之直孝元皇帝世在第八光武皇帝世在第九故以元帝爲考廟尊而奉之孝明遵述亦不敢毀孝和以下穆宗威宗之號皆宜省去五年而再殷祭祫食于太祖以遵先典議遂施行

楊氏曰叔孫通既諫漢惠帝作復道又請以復道爲原廟益廣大孝之本以一時率爾之言立千萬世不易之制其言欲益廣大孝之本不知宗廟之輕自此

始也。馬廷鸞曰、成周之制、不惟鎬京有廟、岐周洛邑、皆有焉。于周受命自召祖命是岐周有廟、蓋岐山是周之所起有舊廟在焉。周公城洛邑祀文王、是洛邑有廟也。蓋營洛而特爲廟焉。先王立廟、未有無故者。亦未嘗立兩廟於京師。（通考別廟）姑以晦庵之圖考之其圖自武王至于幽王皆定六廟三昭三穆之位、然自懿王之前皆父傳之子、則其序未嘗紊也、懿王崩、孝王以共王之弟、懿王之叔、繼懿王而立、故晦庵廟圖、宣王之世則以穆懿夷爲昭、共孝厲爲穆、夫穆王於世次昭也、共王爲穆王之子、於世次穆也、爲共之弟、而以繼共王爲穆、雖於世次不紊、然以弟而據孫之廟矣、至夷王爲懿王之子、世次當昭、而圖反居穆、則反居昭、厲王爲夷王之子、世次當穆、而圖反居昭、厲王爲夷王之子、世次當昭、而圖反居穆、則一孝王立而夷厲之昭穆遂至於易位、於是晦庵亦無以處此、不過即其繼立之先後以爲昭穆、不能自守其初說矣。又況先王之世三昭三穆爲六代、則所祀合始於昭王、今因孝王廟其間而其第六世祖昭王雖未當祧而已在三昭三穆之外、則雖名爲六廟而所祀止於五世矣、商以祖丁爲昭、言之則南庚至

小乙皆祖丁子屬俱當爲穆是一昭五穆而武丁所
祀上不及曾祖未當祧而祧者四世矣唐以憲宗爲
昭言之則穆宣爲穆敬文武爲昭是四昭二穆而懿
宗所祀上不及高祖未當祧而祧者三世矣若必欲
祀及六世則武丁之時除太祖之外必創十廟懿宗
之時除太祖之外必創九廟而後可且繼世嗣位者
既不能必其爲弟爲子而創立宗廟之時亦安能預
定後王之入廟者或穆多昭少如殷之時或昭多穆
少如唐之時哉則立廟之制必合於將升祔之時旋
行營創屬乎昭者於太祖廟之左建之屬乎穆者於
太祖廟之右建之方爲合宜而預立六廟定爲三昭
三穆以次遞遷之說不可行矣又必如晦庵之說外
爲都宮內則各有廟有寢有門有垣則其制甚大且
必在國中門之左則其地亦有限不如漢代之每帝
建廟各在一所東都以來之同堂異室共爲一廟之
混成也 [通考]凡第昭穆廟制

唐中葉以後始定制於三歲一郊郊之時前二日朝
享太清宮太廟次日方有事于南郊宋因其制於第
一日朝享景靈宮第二日朝享太廟第三日於郊壇
或明堂行禮國史所書親享太廟大率皆郊前之祭

然此乃告祭禮所謂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所謂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泮宮是也若正祭則未嘗親行雖禘祫大禮亦命有司攝事。累朝惟仁宗嘉祐四年十月親行祫祭禮一次而已。蓋法駕屬車其鹵簿鄭重祼薦升降其禮節繁多故三歲享帝之時僅能舉一親祠然告祭之時亦有大於祀天者如即位而告廟則自舜禹受終以至太甲之見祖成王之見廟皆是也雖西漢時人主未嘗躬謁宗廟有見高廟之禮而自唐以來則人主每嗣位亦必致祭以告嗣位。宋朝惟孝宗光宗以親受內禪特行此禮而其他則皆以喪三年不祭之說爲拘不復舉行。馬端臨宗廟告祭

西都人主皆頭爲陵寢故升遐之後不復循古者七月之制蓋有自崩至葬不及旬日者是以嗣君即位多在既葬之後至東漢則葬期漸遲於是始制令以大行柩前即位而歷代遵之蓋猶在既殯之後也今魏宣武方崩而太子不俟明即位毋乃太促乎且當時魏傳世既久時屬承平有何急迫之處而於親肉未寒之時不待旦而襲其位乎孝文賢主力追古道以行親喪肅宗幼冲輔臣無識不能導之以率乃祖

攸行而有此過舉魏德告終有由矣（通考天子崩太子即位禮之稱）

魏明帝時毛皇后崩未葬詔宜稱大行尚書孫毓奏

武宣皇后崩未葬時稱太后文德皇后崩侍中蘇林議皇后皆有謚未葬宜稱大行臣以爲古禮無稱大行之文按漢天子稱行在所言不常居崩曰大行者不返之稱也未葬未有謚不言大行則嫌與嗣天子同號至於后崩未葬禮未立后宜無所嫌故漢氏諸后不稱大行謂未葬宜直稱皇后詔曰稱大行者所以別存亡之號故事已然今當如林議稱大行（皇后初崩之稱）

漢文帝所生薄太后以景帝前二年崩天子朝臣並居重服東晉安帝崇安四年太皇太后李氏崩祠部郎中徐廣議左氏春秋毋以子貴成風稱夫人文公服三年之喪凡子於父之所生體尊義重且禮祖不厭孫固宜遂服若嫌禮文不存則宜從重同爲祖毋服齊縗三年百官一周廣又尋按漢文所生薄太后亡朝臣亦居重服太常殷茂曰太皇太后名稱雖尊而據非正體主上纂承宗祖不宜持重謂齊服爲安徐野人云若以曾侯所行失禮者左傳不見譏責而漢代持服與正嫡無異殷太常所上服事於禮中尋

求俱無明文然僕之所言專據春秋也車胤荅云漢代皆服重且大體已定此當無復翻革耶於是安帝服齊縗三年百寮並服周於西堂設孤廬神武門施凶門柏歷（天子爲庶祖毋持重服議）晉惠帝愍懷太子以庶子立爲太子及薨議疑上當服三年司隸王堪議聖上統緒無所他擇踐祚之初拜于南郊告于天地謁于祖廟明王儲也正體承重豈復是過司隸從事王接議愍懷太子雖已建立所謂傳重而非正體者也依喪服及鄭氏說制服不得與嫡同應從庶例天子諸侯不爲庶子服聖上於愍懷無服之喪難者曰君父立之與后所生同矣焉有既爲太子而復非嫡乎荅曰嫡庶定名非建立所易喪服庶子爲其毋緦不言嫡子爲其妾母而曰庶子爲其毋許其爲後庶名猶存矣（天子立庶子爲太子不宜加庶服議）晉武帝咸寧二年詔諸王公大臣薨應三朝發哀者三日不舉樂按摯虞決疑踰月舉樂其一朝發哀者注云國家爲同姓王公妃主發哀於東堂爲異姓公侯都督發哀於朝堂東晉元帝姨廣昌君喪未葬中丞熊遠表云按禮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惻隱之心未忍行吉事故也（天子爲大臣及諸親舉哀議）

晉武帝泰始十年武元楊皇后崩尚書杜元凱以爲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同齊斬既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禮官博士張靖等議以爲孝文權制三十六日之服以日易月道有汚崇禮不得全皇太子亦宜割情除服博士陳逵等議以爲三年之喪人子所以自盡故聖人制禮自上達下是以今制將吏諸遭父母喪皆假寧二十五月敦崇孝道所以風化天下皇太子至孝著於內而縗服除于外非禮所謂稱情者也宜其不除尚書魏舒等奏以爲靖逵等各見所學之一端未曉帝者居喪古今之通體也皇太子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不無事也喪服妻爲夫妾爲后皆三年揆孝景即吉於未央薄后竇后必不得齊斬於別宮此可知也況於皇太子配貳至尊與國爲體宜遠遵古禮近同時制屈除以寬諸下今將吏雖蒙二十五月之寧至於大臣亦奪其制咎翟方進自以身爲漢相居喪三十六日不敢踰國典而況於皇太子耶謂皇太子宜如前奏除服諒闇終制於是太子遂以厥降之議從國制除縗麻

諒闇終制太子爲母后不終三年服議

晉廢帝海西公太和中太子所生陳淑媛薨尚書疑

所服徐邈以爲宜依公子爲母練冠麻衣既葬除之殷仲堪以爲當依庶子爲後服所生母緦皇子服乃練冠耳按緦麻章中有庶子爲後爲其母傳曰與尊者爲體今皇太子繼體宸極正位儲宮猶可同稱庶乎當與尊者爲體徐邈又曰嫡子服所生禮無其文者蓋不異於庶子故總以公子爲言推義可知既曰君之所不服則正庶均於降奪雖登位儲宮而上厭所天義不異也至於既孤則餘尊之厭輕矣故諸庶子服其母大功而爲後者服其母緦此存亡異禮何可一其制耶太子爲所生母服議

唐貞元三年昭德皇后崩順宗母德宗嬪中外服除皇太子諸王將服三年詔太常議太子服太常博士河內暢當與博士柳冕李吉甫曰子爲母齊衰三年蓋通喪也太子爲皇太后服古無文晉元皇后崩亦宜太子服杜預議古天子三年喪既葬除服冕亦以既葬爲飾皇太子與國爲體若不變除則東宮臣僕亦以衰麻出入殿省太子遂以卒哭除服貞觀十年六月文德皇后崩十一月而葬太子喪服之節國史不書至明年正月以晉王爲并州都督既命官當已除矣今皇太子宜如魏晉制既葬而虞虞而卒哭卒哭而除

心喪三年、穆質上疏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逮于庶人
漢文帝以宗廟社稷之重自貶乃以日易月後世所
不能革、太子人臣也、不得如人君之制、毋喪宜無厭
降、惟晉既葬公除、議者詭辭以幷時主、不足師法、今
有司之議、虧化敗俗、常情所變、夫政以德爲本德以
孝爲大後世記禮之失自今而始顧不重哉父在爲
母期古禮也國朝服之三年臣謂三年則太重。唯行
古爲得禮德宗遣內侍馬欽敘謂質曰太子有撫軍
監國問安侍膳之事有司以三十日除、既葬釋服以
墨衰終是何疑邪、質又奏疏曰太子於陛下子道也
臣道也君臣以義、則撫軍監國有權、奪父子問安侍
膳固無服衰之嫌、古未有服衰而廢者舒王以下服
三年、將不得問安侍膳邪、太子舒王皆臣子也、不宜
甚異且皇后天下之母其父母士庶人也以天下之
母爲士庶降服可也、太子臣子也、以臣子爲母降、可
乎公除非古也、入公門變服、今期喪以下慘制是也
太子晨昏侍膳非公除比、墨衰奪情事緣金革、今不
監國撫軍何抑奪邪。子之於父母禮異而情均、太子
奉君父之日遠、報母之日少忍使失令名哉、乃詔宰
臣與有司更議、當等曰禮有公門脫齊衰開元禮皇

后父母服十三月從朝卉則十三日而除皇太子外祖父母服五月從朝卉則五日而除恐喪服入侍傷至尊之意非特以金革奪也太子公除以墨慘奉朝歸宮衰麻酌變爲制可也宰相乃令太常卿鄭叔則草奏既塟卒哭十一月小祥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禫內謁即墨服復詔問質質以爲雖不能循古禮猶愈於魏晉之文遠甚宰相乃言太子居皇后喪至朝則抑衰承慈實臣子至行唯心與服內外宜稱令質請降詔於外無害墨衰於內臣謂言行於外而服異於內事非至誠悉於德教請下明詔如叔則議天子從

之及董晉代叔則爲太常卿帝曰皇太子服期縣諫官初非朕意暢當等請循魏晉故事至論也（太子爲母后服）

以日易月議

文中子言舜一歲而巡五嶽國不費而民不勞何也兵衛少而徵求寡也古帝王之巡狩所以省方觀民初非游適然舜之時五載僅能一行至周成王則又不能如舜至於十二年乃一行之又必只以四嶽爲底止之地蓋雖一本於憂民之心而尚恐有煩民之事故出必有期而行必有方如此至穆王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必使有車轍馬跡而幾以喪邦秦始皇

（別祀從儉亦此見）

隋煬帝假望秩省方之說以濟其流連荒亡之舉。千乘萬騎。無歲不出。遐方下國。無地不到。至于民怨盜起。覆祚殞身。曾不旋踵。雖秦隋所以召亡者固非一端。然倘非游蕩無度。則河決魚爛之勢。亦未應如是其促也。[馬端臨 文獻通考]

唐貞觀十一年太宗語魏王泰曰禮部尚書兼魏王師王珪汝之事師如事我也泰每先拜珪珪亦以師道自居物議善之十七年詔令撰三師儀注太子出殿門迎先拜三師荅拜每門讓三師坐太子乃坐與三師書前名惶恐再拜。[通典 太子傅]

貞觀中侍中王珪子敬直尚太宗女南平公主禮有婦見舅姑之儀自王姬下降此事多略珪曰此禮之廢由來久矣今上欽明動循法制。吾受公主謁見。豈爲身榮哉。所以成國家之美耳。於是夫妻西向坐。公主親執行盥饋之道。禮成而退。物議善之。是後公主有舅姑者皆倣婦禮。自珪始也。[公主出降 通典]

古者將祭主人朝服即位於阼階東西面祝告利成主人立於阼階上西面尸出入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此皆主人之正位也。卒脊祝盥于洗升自西階主人盥升自阼階祝先入南面主人從戶內西面祝

酌奠主人西面再拜稽首皆爲凡筵之在西也尸升筵主人西面立于戶內拜妥尸尸酢主人主人西面奠爵拜皆爲尸之在西也漢晉春秋所載章帝元和二年幸魯祀孔子帝升廟西面再拜開元禮亦謂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三獻官皆西向是猶未失古之意也今襲開元二十七年之制遷神於南面而行禮者北面則非神道尚右之義矣古者造木主以棲神天子諸侯之廟皆有主卿大夫士雖無之大夫束帛以依神士結茅爲蕝無有象設之事開元禮亦謂設先聖神座於堂上西楹間設先師神座於先聖神坐東北席皆以莞則尚掃地而祭也今因開元八年之制搏土而省像焉則失神而明之之義矣古者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是陽達於墻屋故既奠然後燔蕭合羶薌羶薌代之肅非簡乎古者朝踐求神於陰陽也今用薰蕕之事皆設庭燎司烜共之火觀會同與凡郊廟祭饗之事師監之其數則天子百公五十餘三十以爲不若是則不嚴且敬也今以秉炬當之肅非瀆乎古之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學祖祭于瞽宗此之謂先師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

之類也又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釋奠者必有合有國故則否謂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隣國合若唐虞有夔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自奠之不合也當是時學者各自祭其先師非其師弗學也非其學弗祭也學校既廢天下莫知所師孔子集羣聖之大成顏回曾參孔伋孟軻實傳孔子之道尊之以爲先聖先師而通祀於天下固宜其餘當各及其邦之先賢雖七十二子之祀亦當罷去而于國學設之庶幾弗悖禮意（開元禮國學祀先聖孔子以顏子等七十二賢配諸州但以先師顏子配）今也雜寘而妄列甚至荀況之言性惡

楊雄之事王莽王弼之宗莊老賈逵之忽細行杜預之建短喪馬融之黨附勢家亦厠其中吾不知其爲何說也古者立學專以明人倫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今一切寘而不講顏回曾參孔伋子也配享堂上顏路曾點孔鯉父也列祀廡間張載則二程之表叔也乃坐其下（淳祐初張居程上因國子監集議再定張遂居程下）顛倒彝倫莫此爲甚吾又不知其爲何說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爲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今專用春秋亦非）釋

莫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是三者之重輕繫乎樂之有無也今則襲用魏漢津所製大成之樂乃先儒所謂亂世之音者也其可乎哉古者釋奠釋菜名義雖存其儀注皆不可知唐開元禮彷彿儀禮饋食篇節文爲詳所謂三獻各於獻後飲福卽尸酢主人主婦及賓之義也今憚其煩唯初獻者得行之其可乎哉建安熊氏欲以伏羲爲道統之宗神農皇帝堯舜禹湯文武各以次而列焉皐陶伊尹太公望周公暨稷契夷益傅說箕子皆可與享於先王天子公卿所宜師式也當以此秩祀天子之學若孔子實兼祖述憲章之任其爲通祀則自天子下達矣苟如其言則道統益尊三皇不泪於盬師太公不辱於武夫也不識可乎昔周有天下立四代之學其所謂先聖者虞庠則以舜夏學則以禹殷學則以湯東膠則以文王復各取當時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謂之先師以配享焉此固天子立學之法也奚爲而不可也（宋濂孔子廟堂議）正義曰凡始封之君謂王之子弟封爲諸侯爲後世之太祖當此君之身不得立出王之廟則全無廟也故諸侯不敢祖天子若有大功德王特命立之則可若魯有文王之廟鄭祖厲王是也魯非但得立文王

之廟、又立姜嫄之廟、及魯公武公之廟并周公及親廟、除文王廟外猶八廟也、此皆有功德特賜非禮之正、此始封君之子得立一廟、始封六世之孫、始五廟備也、若異姓始封、如太公之屬、初封則得立五廟、從諸侯禮也、云王者之後不爲始封之君廟者、以其始封之君、非有功德、惟因先代之後以封之、不得爲後世之太祖得立此君所出王者之廟、必知然者以經傳爲文云微子爲宋之始祖故也、而左傳云宋祖帝乙是也、若二王之後、郊天之時、則得以遠代之祖配天而祭、故禮運云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

禮疏

諸侯廟制

曾子問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鄭云貴祿重宗也、小記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至諸侯尊絕大夫不得以太牢祭卿大夫之家是以經無諸侯爲宗服文則知諸侯奪宗各自祭、不復就宗祭也、又諸侯別子封爲國君亦得各祭四代何以知其然諸侯既不就祭人子不可終身不得享其祖考居然別祭四代或疑神不雨享舉魯鄭祭文祖厲足以塞矣

凡第俱封各得立禰廟議

袁准正論云時俗之論曰庶子爲公可以尊其母爲

夫人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按隱公二年夫人子氏薨五年考仲子之宮上稱夫人下不應復言仲子明其以妾爲妻也秦人來歸成風之禘不稱夫人明其私尊不通於隣國也左氏傳曰並后匹嫡亂之本也（袁准曰並后如夫人者六是也匹嫡元妃卒立妾爲夫人是也）公羊亦云母以子貴說曰穀梁云秦人來歸成風之禘秦不云夫人也就外不云夫人而見正焉夫身爲國君而母爲妾庶子孫所不忍臣下所不安故私稱於國中不加境外此人子之情國人之私而立於禮法之正也假有庶子數人並爲三公欲各尊其母將何以止之非聖人者無法此大亂之道也（諸侯崇所生母議）

晉新蔡王年四歲而亡東海王移訪太常博士張亮議聖人因親以教愛親不同而殤有降殺蓋由知識未同成人故也七歲以下謂之無服之殤記曰臣不殤君子不殤父東海與新蔡別國旁親尊卑敵均宜則同殤制而無服也國子祭酒杜夷議諸侯體國備物典事不異成人宜從成人之制宋庾蔚之謂嗣子之體不以成人爲義故經有諸侯嫡子之殤服臣子不殤君父宮臣得服斬耳自餘親自依其本服記云能執干戈以死社稷則以成人服之先儒又推年未

二十而冠婚。及爲大夫者。皆不爲殤。至若諸侯繼體
象賢。君臨一國。事過大夫遠矣。而可反殤之乎。左丞
羊希按禮云。子不殤父。臣不殤君。君父至尊。臣子恩
重。不得以幼年而降。又曰尊同則服其親。服推此文
旨。旁親自宜服殤。所不殤者。唯施臣子而已。詔可。諸王
爲諸王殤不宜加服議

天子諸侯宗廟之制。或問詳矣。惟大夫士之制
則不能無疑焉。王制曰大夫三廟適士二廟官師一
廟。官師陞適士。適士陞大夫。以次增立其廟。固其理
也。設若先大夫既立三廟矣。其子孫乃無爲大夫者。

而爲適士。爲官師。先大夫所立三廟。今爲適士官師
者。又不當祭其廟。其主將毀之乎。將存之乎。毀之非
禮也。存之。其誰宜哉。存之而主於宗子歟。禮支子不
祭。故支子之爲大夫者有事於廟。以上牲祭於宗子
之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然則支子之
爲大夫者不得立廟矣。宗子爲大夫。今支子之大夫。
則固可因其三廟而祭。設宗子爲適士爲官師。或一
廟或二廟。所當祭者。不過祖與禰也。支子之大夫所
當祭之曾祖宗子既不當祭。支子之大夫又不敢祭。
將闕之乎。將遂以支子之大夫所當祭而祭之乎。闕

之非禮也祭之又非適士官師之宗子所宜祭也禮大夫欲祭高祖則省於君謂之于祫今欲祭於曾亦將請於君歟又宗子爲大夫其支子與之同行者亦爲大夫因之而祭三廟則固宜也苟宗子與支子其行不同等所祭之曾祖禰亦不同等則如之何竊料各隨見爲大夫者所宜祭之三廟而祭之宗子但爲之主祭耳主祭者惟宗子初不論其行之不同等也

（王廉宗廟略）

記大傳嘗載其說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說者謂別子爲公子若始來在此國者後世以爲祖繼別者謂別子之世嫡也兄弟尊之謂之小宗繼高祖者亦小宗也又曰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說者謂公子爲先君之子今君兄弟又曰公子有宗道公子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嫡者公子之宗道也說者以公子不得宗君命適昆弟爲之宗使之是公子之宗道也至于國之卿大夫有不出於公族者蓋

此禮經略處

未嘗及也。而士庶人之事。則又略無所見。故後世之言宗法者。止於卿大夫之有采地者。以禮斷之也。然禮固未嘗言士庶人無宗也。且使大夫或有廢而爲士庶人者。其宗法亦將隨而廢乎。抑否乎使士庶人有升而爲卿大夫者。則於法宜得立宗矣。而族之適子有宗之之道乎。抑自爲後世之宗乎。孔子曰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或大宗之世適有絕其後也。族人可繼以爲後乎。抑亦弗爲後乎。苟不爲後。則大宗廢矣。（勿爲後者。其兄弟經自繼祖禰。勿爲殤子後也。非廢宗也。）大宗既廢。則族人皆五世則遷之宗也。其於疏屬終不能合而爲一。則所謂尊祖者。得無有未盡乎。百世不遷之宗。其死也族人爲之服齊衰三月。其毋若妻之死也亦然。五世則遷之宗。其死也當服者爲之大功九月。其毋妻之死也何獨無服乎。後世宗法不行。宋儒往往欲立小宗之法。今士庶人之家祭祀有用宗子法者亦合於禮之意乎。抑以古卿大夫之事而今士庶人行之得無僭乎。朱子之述家禮固欲同志之士孰講而勉行也。其於祭祀之禮未嘗不嚴於主人主婦之位。則固寓宗子之法矣。（胡翰與許門人論宗法）

四宗之說。起於班固。固之言曰。宗其爲高祖後者爲

高祖宗宗其爲曾祖宗宗其爲祖後者爲曾祖宗宗其爲父後者爲父宗此固臆說也夫大宗以始祖爲宗小宗以高祖爲宗宗至四世族人雖各有曾祖及祖禰之親然視之高祖彼皆支子支子不爲宗得爲宗者高祖所傳之嫡而已是宗安有四乎或曰禮經所稱曰繼禰曰繼高祖何謂也曰據其初言則爲繼禰自其終言則爲繼高禰之傳嫡下及玄孫推而上及於禰然後爲小宗者備矣夫羣族之有宗子猶裘之有領也五世之族無二宗猶裘之無二領也故嫡子可以宗父而宗子之嫡不得爲其父宗嫡孫可以宗祖而支子之嫡孫不得爲其祖宗嫡之曾孫可以宗曾祖而支子之曾孫不得爲其曾祖宗何也以義屈也服屬未斬則尊不可貳也五服之外支之嫡始得爲宗者謂高祖已遷也故尊其曾祖爲高祖可以自宗尊有所伸也五世未竭則高祖在上曾祖以下皆子孫也子孫同享高祖之廟統于尊也祭同廟享同時羣族之兄弟各佐獻其祖禰於同堂之上是故無奪嫡之嫌而一廟同享子孫烏常不各盡其孝思哉（禰廣臣小宗辯）

論自與酌而濮王一議譬歐太過亦未察其深意也

嗚呼古之不幸無子而以其同宗之子爲後者聖人許之著之禮經而不諱也而後世閭閻鄙俚之人則祕諱其父母而自欺以爲我生之子曰不如此則不能得其一志盡愛於我而其心必二也而爲其子者亦自諱其所生而絕其天性之親反視以爲叔伯父以此欺其九族而亂其人鬼親疎之屬凡物生而有知未有不愛其父母者使是子也能忍而眞絕其天性歟曾禽獸之不若也使其不忍於中而外陽絕之是大僞也夫閭閻鄙俚之人之慮於事者亦已深矣然而苟竊欺僞不可以爲法者小人之事也惟聖人則不然以謂人道莫大於繼絕此萬世之通制而天下之公行也何必諱哉所謂生者未有不由父母而生者也故爲人後者必有所生之父有所後之父此理之自然也何必諱哉其簡易明白不苟不竊不欺不僞可以爲通制而公行者聖人之法也又以謂爲人後者以所承重故加其服以斬而不絕其所生之親者天性之不可絕也然而恩有屈於義故降其服以期服外服也可以降而父母之名不可改故著於經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自三代以來有天下國

家者莫不用之而晉氏不用也出帝之於敬儒絕其父道臣而爵之非特以其義不當立不得已而絕之蓋亦習見閭閻鄙俚之所爲也五代干戈賊亂之世禮樂崩壞三綱五常之道絕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掃地而盡於是矣如寒食野祭而焚紙錢天子而爲閭閻鄙俚之事者多矣而晉氏起於夷狄以篡逆而得天下高祖以耶律德光爲父而出帝於德光則以爲祖而稱孫於其所生父則臣而名之是豈可以人理責哉（歐陽修論晉出帝）

或問譜之不予人之爲後者何也曰今之爲人後以利焉而已抑本而誣禮者之爲也吾何予焉曰然則如何而後可以爲人後曰卜子夏曰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大宗不可絕故族人以支子後之晉張湛曰後大宗所以承正統也若所繼非正統之重無相後之義今也所後非大宗之主小宗五世之嫡而輒爲之置後無乃與先王之制異乎宗之嫡死而無子然後得爲置後不繼祖與禰也非所後而後焉是曰誣禮捨天性之愛而父他人孝子所不忍也是曰抑本苟有田產財計則爭爲之後無則雖猶子於世父棄也是曰懷利三者皆自叛於先王之

教者也吾何予焉曰然則庶子之無後者不爲厲乎曰禮曰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不斬祭也如之何其爲厲也曰人有抱其同宗之子而育者則亦可以爲後乎曰可螟蛉之體化爲蜾蠃班氏之族乳虎紀焉養育之恩大矣哉其稱之爲父母也豈若今之立繼者之比歟曰然則其於本生也如之何曰父毋之名何可廢也爺宋崔凱曰本親有自然之恩降一等亦足以明所後者爲重無緣乃絕之矣夫未嘗謂可以絕其親而遽謂可以絕其名是惑矣曰不幾於二本乎曰禮不有繼父慈毋之名乎曰其服也則如之何曰比之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期報（羅虞臣爲人後議）孫遠死而無嗣其弟重以長子彬後之或曰重之命非也長子不得爲後曰斯重宗之義也吾將以重爲知禮矣昔子思兄死而使其子白續伯父以主祖及曾祖之祭蓋遠嫌也以已代兄是謂奪宗以子繼伯父則有父命焉其孔氏之家之變禮乎重之命惡得爲非（羅虞臣長子肯可爲人後議）

或問譜法有進有黜曰他姓之子後吾宗雖成派吾其猶黜諸吾宗之子爲他姓後雖易世吾其猶進諸昔曾莊之成風也文之嬴也襄之歸也成之姒也妾

也舉以子故書薨書葬書夫人春秋之義也妾有承宗之子吾奚其不譜且聞之禮稱妾有子祔於祖姑之廟廟可祔獨譜乎哉（羅虞臣論法）

妾之無子妾子之無母父命爲母子則生事之如母喪則服之三年貴父命也而今欲以出母同於嫁母違廢父命豈人子所行（爲父後出母更還依已爲服議通典）

晉傳玄曰征南軍師非海嬌公智父前取夾氏女生公智後而出之未幾重娶王氏女生公曜父終之日謂公智曰公曜母年少必當更嫁可迎還汝母及父卒公智以告其母母曰我夾氏女非復嬌氏婦也今將依汝居然不與嬌氏家事夾氏來至王氏不悅脫線經而求去夾氏見其如此即還歸夾舍三年喪畢王氏果嫁夾氏乃更來每有祭祀之事夾氏不與及公智祖母并姑亡夾氏並不爲制服後夾氏疾困謂公智我非嬌氏婦乃汝母耳勿葬我嬌氏墓也公智從其母令別葬之公智以父昔有命母還於是爲服三年公曜以夾氏母始終無順父命竟不爲服博士劉喜云公智之父棄夾納王其在戶庭尚爲已配苟有變悔自由可也還歸夾氏則他人矣去就出處各從所執豈復矯父所得制乎宋庾蔚之謂臨亡使子

迎母自是申子之私情耳此母自處不失禮而子不用出母之服非也公曜不服當矣（通典出母父遺命令還繼母子服議）

原子曰士爲妾母緦古禮也古者大夫以上爲庶母無服庶人無妾故無其制今庶人既得立妾則其服必同於士然孝慈錄載諸杖期之條何也以父妾母之名也妾爲夫之嫡子爲祖後者齊衰三年爲衆子期而子乃報之緦不已爲薄乎且庶母之子爲已之昆弟則相爲服期今也於其母則緦於其子則期子母之間輕重頓殊求之禮情深非至理故子之服妾母當以孝慈錄爲準曰然則服緦之制可廢乎曰何可廢也衆子爲妾母杖期不以父存没得爲之服也若長子爲父後爲宗廟主夫喪則不祭乃以父妾之賤而廢尊者之祭可乎禮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爲不祭故也母子至親尚不敢以私廢祭況父妾乎則長子爲父後者決無服妾母杖期之理也夫庶子爲父後猶爲其生母緦以此明之則嫡子之不爲妾母期可知也若父在服之可也謂已未代父祭也然則爲父後者服之如何曰禮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小功鄭玄曰此大夫公子嫡妻之子也言君子子則父在也父在故以慈已加小功父卒則緦今長子爲父

後獨不可以此禮相準乎是故父在與衆子同服期父沒則總此禮義之至中者也（通典嫡子衆子爲庶母服議）三代已亡遭秦變古後之有天下者自天子百官名號位序國家制度宮車服器一切用秦其間雖有欲治之君思所改作不能超然遠復三代之上而牽其時俗稍即以損益大抵安於苟簡而已其朝夕從事則以簿書獄訟兵食爲急曰此爲政也所以治民至於三代禮樂具其名物而藏於有司時出而用之郊廟朝廷曰此爲禮也所以教民此所謂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虛名故自漢以來史官所記事物名數降登

揖讓拜俛伏興之節皆有司之事爾所謂禮之末節也然用之郊廟朝廷自縉紳大夫從事其間者皆莫能曉習而天下之人至於老死未嘗見也況能識禮樂之盛曉然諭其意而被其教化以成俗乎（歐陽修禮樂論）

譜之爲孝難言也有徵而不書則爲棄其祖無徵而書之則爲誣其祖有恥其先之賤窮援顯人而尊之者有恥其先之惡而私附於聞人之族者彼皆以爲智矣而誠愚也夫祖豈可擇哉競競然尊其所知闕其所不知詳其所可徵不強述其所難考則庶乎近之矣（未嘉重譜）

五經通義云婦人以隨從爲義夫貴於朝婦貴於室故得蒙夫之謚或曰文王之妃曰文母宋恭公妻恭姬是也又曰夫人無爵故無謚或曰夫人有謚夫人一國之母修閨門之內則下以化之故設謚章其善惡公羊曰莊宋恭姬稱其謚賢之也卿大夫妻命婦也無謚者以賤也妾無謚亦以卑賤無所能與猶士卑小不得謚也東晉穆帝時彭城國上言爲太妃李求謚太常王彪之以爲由於婦人無爵既從夫爵則已無實爵以從爲稱也以從爲稱則無謚可知春秋婦人有謚者周末禮壞耳故服虔注聲子之謚非禮也杜氏注惠公仲子亦云非禮婦人無謚泰始以來蕃國王妃無有謚者中興敬后登祚乃追謚耳瑯琊武王諸葛妃恭王夏侯妃元帝猶抑蒸蒸之至不追謚今彭城太妃不應謚（通典皇后謚及夫人無謚議）

古者未居成人之年及名位未備者皆不作謚也是以周靈王太子聰哲明智年過成童亡猶無謚春秋諸侯即位之年稱子踰年稱君稱子而卒皆無謚名未成也未成爲君既無君謚時見稱子復無子謚明俱未得也惟晉之申生以仁孝遭命年過成人晉人悼之故特爲謚諸國無例也及至漢代雖遵之義過

於古禮然亦未有未踰年之君而立謚也殤冲二帝皆已踰年方立謚按哀冲太孫各以幼齡立謚不必依古然皆即位臨官正名承重與諸下定君臣之義尊成體具事無所屈且天下之名至重體其尊者亦宜殊禮故隨時定制有立謚之事也（通典太子無謚議）

八編類纂

延陵顏季亨會通校

八編類纂卷之五十二

圖書編

六曹類

禮曹

周天子之朝有四一曰外朝以聽訟二曰中朝以見羣臣三曰內朝以詢事之朝國有大事致萬民以詢之於是後世有常朝與大朝會之禮焉（漢）

高祖用叔孫通起朝儀七年長樂宮成羣臣奉賀武帝十月朔行饗會二千石以上上殿稱萬歲此大朝會也每月有朔朝至宣帝則五日一朝此常朝也（唐）

貞觀初宣政殿每日臨朝、十三年則三日一朝、二十三年則每日常朝、永徽間於太極殿五日一朝、及朔望朝、開元後不能日見羣臣、而獨望一朝、其正旦冬至五月朔千秋節、則受朝賀焉㊎太祖建隆二年正旦御崇元殿、受朝賀、元豐中、侍從官常參於垂拱殿百司朝官五日一朝紫宸殿、在京官朔望亦朝於紫宸殿、其正旦五月朔日冬至長春節、則行大朝會禮於文德殿焉、㊀世祖至元十一年、正旦始御大明殿受朝賀、及後天壽節皆行朝賀禮、每日則宰執入延春閣及別殿奏事而已

㊎朝之制正旦冬至　聖壽節於　奉天殿受朝畢、賜宴於　謹身殿及東西廡、其蕃使表貢、則以其所至之日而設朝、每日見羣臣於　謹身殿或　奉天殿　奉天門、以爲常朝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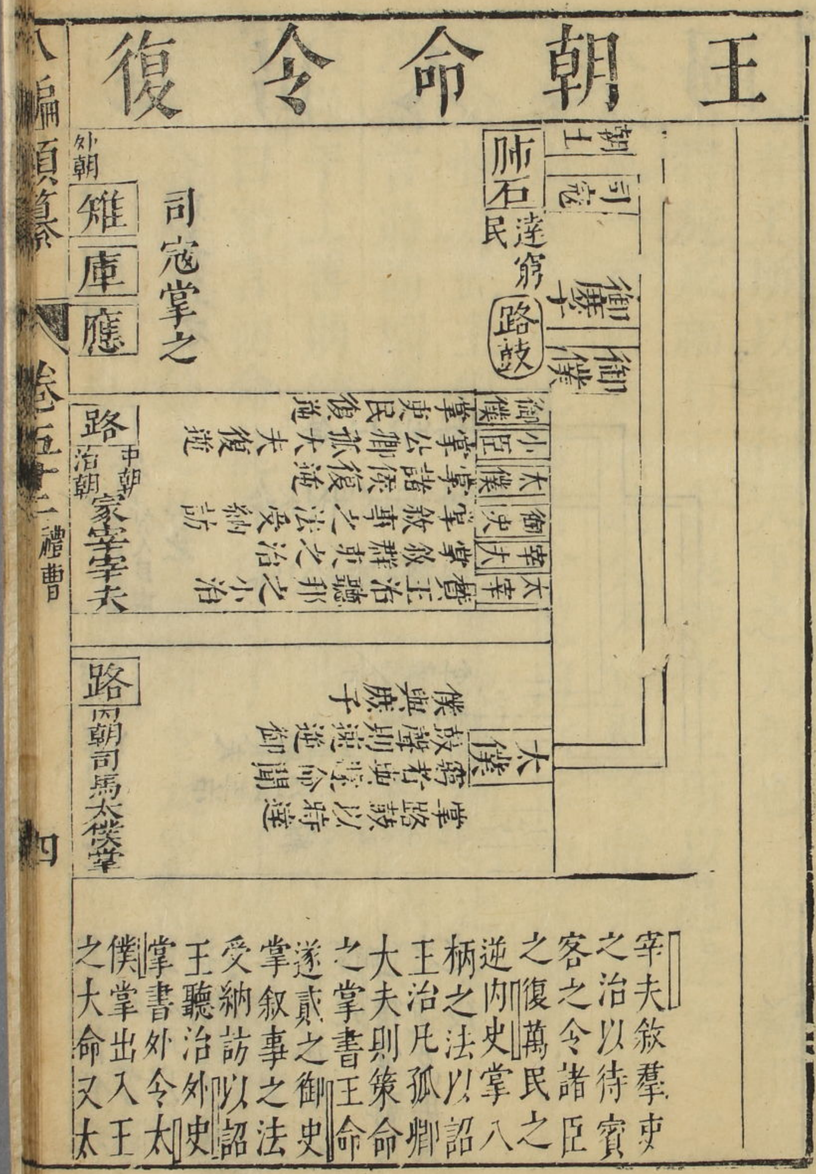
朝會總敘

通典周制天子有四朝一曰外朝秋官朝士掌之二曰中門夏官司士正其位朝夕視政三日內朝亦謂路寢之朝正朝視事畢退適路寢聽政四曰詢事之朝小司寇掌其政以致萬人而詢焉周禮天官掌夫之職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群吏之位掌其禁令敘群吏之治以待賓客之令諸侯之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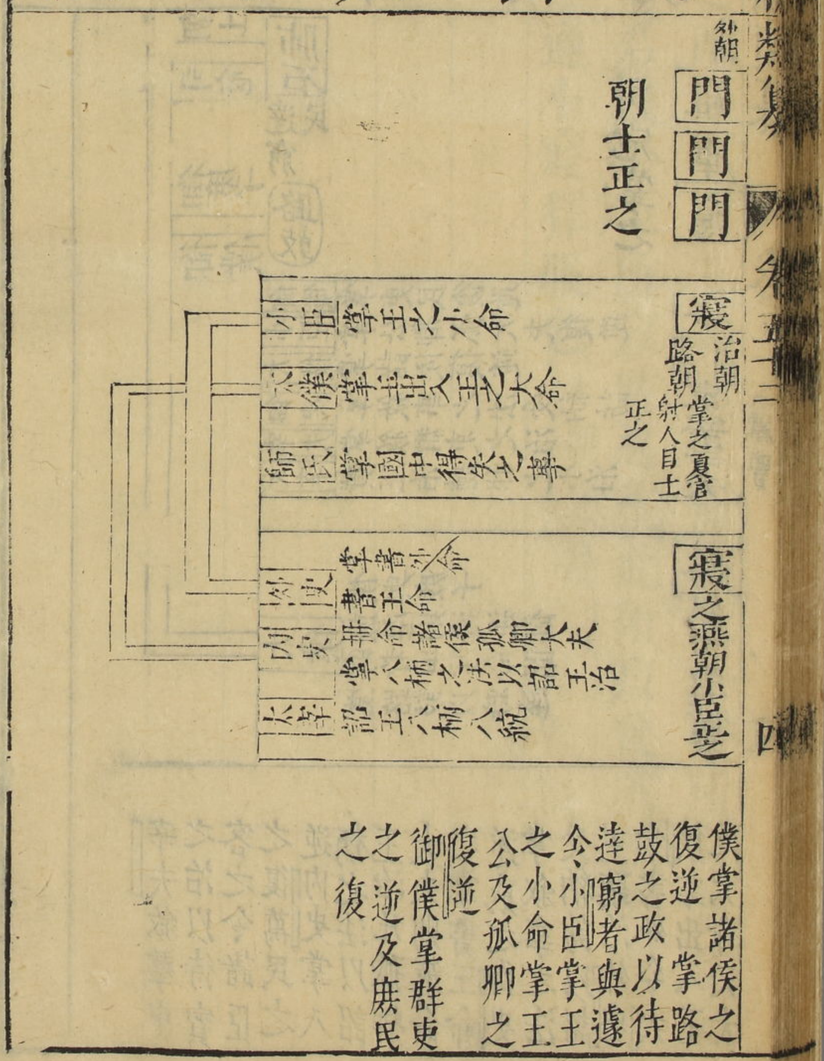
太僕長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諸侯之復逆王眡朝則前正位而退入亦如之太僕之官在周爲侍御之長所掌者眡朝之事也後世則專以典牧馬之政失古意矣然眡朝之政以致萬民而之禮部可也小司寇之職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立君其位王南向王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群吏東面小司寇擯以叙進而問焉以衆輔志而弊謀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帥其屬而以鞭呼趨且辟禁慢朝錯立族談者按外朝在庫門之外最居外者也人君不常御國家有大典禮則于此朝會而朝士掌其法有大疑難則于此詢事而小司寇掌其政按每朝刻位所向不同者皆以事異故變其位三公之位常北面不變者以三公內臣位尊故屈之使常北面其餘諸侯孤卿大夫皆以地道尊君故尊者東面卑者西面是以於外朝之時諸侯東面尊于孤卿也故于內朝孤卿東面尊于卿大夫也時亦無諸侯故也唯詢事之朝非常

朝之限故不與三朝同而臣先於君所以明分宗
退而君後於臣所以防逸荒此所以使人視大夫退
然後適小寢釋服也　士朝之禮

王朝命令復



逆出入之圖



命令者王所以操御天下之大柄也一有所移則德意不得施威福自下出復逆者三所以通達天下之大機也一有所塞則過失不得聞下情無由達皆亂亡所由生也稽之虞書命龍曰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此主傳命令于外弗當則納之也又曰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此主達復逆于上善則納之也唐虞事簡二者總為一官而名之曰納言初命龍而後典于工故各舉一事言之耳嘗合周制而論之凡王有命令太宰詔之然後命內外史書之內史覆審以法因而讞可替否龍作納

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後世中書不肯草制是也內外史草制畢下太僕小臣傳達于外善則行之審有弗當得駁正故曰出入王之大命若後世封還王之詔書是也凡臣下有復逆者太僕主諸侯小臣主三公孤卿御僕主群吏庶民在外分掖爲之傳達其善其惡得以司馬之法正之宰夫以叙進其治則又得以治朝之法糾之矣內史掌敘事之法受納訪又得以太史之典攷之矣大事內史引以白王與之荅問使得讜言自盡冢宰從而贊之小事則宰夫白于冢宰冢宰自聽之而御史贊之虞書所謂工以納言時

而颺之也蓋周人制備故在于王所與夫親民而在外者既有所分而命有內外大小臣下有尊卑又各有所屬故與有虞小異者以此蓋大宰主贊王治矣然可以詔王而不敢專也內史主代王言矣然可以書而不得行也必夏官之太僕小臣而後得以傳達之掌之者非一官王之命令宣有下移之患哉秋官朝士掌達窮民矣太僕小臣御僕掌諸侯諸臣吏民之復逆矣而又有宰夫掌敘羣吏之治以待之內史掌敘事之法以受之納之者非一人臣下之復逆豈復有壅蔽之患哉聞之師曰夷攷歷代納言之職秦

漢散爲尚書魏晉爲中書門下以侵奪宰相之權者也由人主疎遠輔臣進與左右親信議政號曰內相故有天子私人其始亦內史之職而其後遂建爲三省宰相之官名實俱紊矣」又按太僕正治朝廷之位而退又正燕朝之位是內外之治常相通也內宰史掌王內之政令而屬之大宰是宮中府中實合于一體也故宰夫掌朝法以貳小宰小宰掌宮刑以貳大宰凡復逆太僕傳于宰夫小宰以達于太宰凡命令太宰平章下于諸史而宣之于太僕此周官之治所以出于一而不移于多門也。古今納言說

漢亦有中朝外朝之名劉輔傳曰中朝左將軍辛慶忌右將軍廉褒等俱上書而孟康注曰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常侍散騎諸吏爲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爲外朝霍光謂車千秋曰今光治內千秋爲丞相而曰治外則外光爲大將軍而曰治內是有中朝外朝之別也然中朝外朝之名必始於武帝以後此漢初制也漢初惟有叔孫通朝儀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令羣臣朝十月平明謁者治禮次第而入殿廷陳單騎設兵衛張旗幟功臣列侯以次陳西方東向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向廣行設九賓臚

句傳百官執戟傳警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無敢譁譁失禮則漢之朝儀莫盛於十月武帝雖用夏正然每月朔至於十月朔猶常享會攷後漢志雖以每月朔歲首爲大朝賀舉觴上壽奏食舉樂然每朔惟十月旦從故事者正以高祖定秦之月元年歲首也若高祖諱講朝儀於長樂武帝受計於甘泉顯宗朝正月於德陽此漢朝會之所也班固東都賦曰春王三朝會同漢京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圖籍膺萬國之珍貢張衡東京賦曰每歲元旦觀于殿下者數萬人賓臚傳命卽將

司階天子穆穆南面然後司儀辨等以朝而天子禮以三揖詢問朝政行羣臣燕飲之禮以罷此漢元會之禮也魏王肅疏云漢初公卿皆親以事升朝故高祖躬造反走之周昌武帝遥可奉奏之汲黯宣帝使公卿五日一朝成帝始置尚書五人自是凌遲朝禮遂缺觀此則是漢代五日一朝起自孝宣而罷於成帝耳世祖中興紀述其每旦視朝日昃乃罷曰每旦者世祖之勤勞也故其密跡不同焉此漢常朝之制也以史攷之自蕭何置未央宮前殿而漢有宮闈之禁自叔孫通制朝會而漢有君臣之禮召文臣則見

於宣室（賈誼何武）召武臣則見於武臺李陵不下司馬門則有罰醉褻殿上則有劾嬖臣怠慢於朝會宰相得徼召而戮辱之則猶知宮闕之嚴而君臣之不相狎蓋至見於大臺而願以常服朝踞厠視大將軍而加以不冠見則何褻之甚也彼其溺於宴安而憚於禮法故常朝之禮止於月朔此又禮之變也蘇武之典屬國蕭望之賜爵關內侯張禹之罷相就第孔光之爲太師皆朝朔望此又漢世朝朔望之禮也石奮以上大夫祿歸老於家以歲時爲朝臣馮參以列侯奉朝請世祖中興不任功臣其加優異者皆以列侯秉朝請此又漢世朝儀冬正設仗以朝萬國則於含元殿蓋唐之含元在周爲外朝於唐爲大朝也朔望起居則於宣政殿蓋唐之宣政殿在周爲中朝在漢爲前殿於唐爲正衙也隻日常朝則於紫宸殿蓋唐之紫宸在周爲內朝在漢爲宣室於唐爲上閤也夫上閤之制果何所始乎自東晉之太極殿有東西閣之名故唐置紫宸上閤所以法晉制也唐制凡遇紫宸則先立仗於正衙然後喚仗自東西閤門而入故謂之入閤自元宗以前猶未有此制也開元以後以朔望上食元宗欲避正殿遂移紫

宸喚仗自閣門以入始有入閣之名自後行之至昭
宗時失其本旨乃以朔望御正衙而行入閣禮宋建
隆元年行於文德殿者皆是禮也蓋宋朝之大慶即
唐之含元宋朝之文德即唐之宣政宋朝之紫宸即
唐之紫宸也開寶中諸儒增附新禮遂載月朔入閣
之儀文以文德爲上閣差舛尤甚淳化中太宗嘗命
張洎詳定儀注洎以爲入閣之儀乃唐一時之禮非
盛制也至寶元二年仁宗又以問宋庠庠言開元本
無此制仍請改舊儀歐陽修與劉敞論入閣之儀亦
以唐日入閣而御前殿自昭宗失之起居而廢正衙

自明宗失之唐末或指朔望宣政爲入閣尤爲誤說
至熙寧三年遂罷入閣行正衙之制而朝儀遂爲萬
世法若夫景德之閣門儀制景德之合班圖則定於
梁顥李宗諤祥符之閣門儀制則定於陳彭年張知
白祥符之重書入閣圖則定於楊徽之張洎大禮慶
賀合班圖則定於天禧紫宸垂拱立班圖則定於景
祐至於康定之閣門儀制則定於章得象李淑天聖
之元會禮則始於王魯此皆宋朝之朝儀也歷代朝儀

太祖謂侍臣曰朕夙興視朝日高始退至午復出迨
暮乃罷日間所決事務恒默坐審思有未當者雖中

夜不寐籌慮得當然後就寢侍臣對曰　陛下勵精圖治天下蒼生之福但聖體過勞　太祖曰吾豈好勞而惡安何者天下未寧吾飢不暇食倦不暇寢奬勵將帥平定禍亂今天下已安四方無事高居宴樂亦豈不可顧自古國家未有不以勤而興以怠而衰者天命去留人心向背皆決於是甚可畏也安敢暇逸

洪武十八年春三月

上御右順門與侍臣論時政曰朕即位未久常恐民有失所每宮中秉燭夜坐披閱州郡圖籍靜思熟計何郡近罹饑荒當加優恤何郡地迫邊鄙當置守備旦則出與羣臣計議行之近河南數處蝗旱朕用不寧故遣使省視不絕于道知得斯民小康朕之願也

永樂元年九月

太宗皇帝御右順門晚朝百官奏事畢皆趨出召六部尚書及近臣諭曰早朝四方所奏事多君臣之間不得盡所言午後事簡卿等有所欲言可從容陳論毋以將脯朕倦於聽納蓋朕有所欲言者亦欲及此時與卿計議上又曰朕每旦四鼓以興衣冠靜坐是時神清氣爽則思四方之事緩急之宜必得其當然後出付所司行之朝退未嘗輒入宮中間取四方奏

牘一一省覽其有邊報及水旱等事即付所司施行
宮中事亦多須伺外朝事畢方與處置閒暇則取經
史覽閱未嘗敢自暇逸誠慮天下之大庶務之殷豈
可須臾怠惰一怠惰則百度弛矣卿等宜體朕此意
相與勤勵無厭斁也自今凡有事當商確者皆於晚
朝來庶得盡委曲 永樂四年正月

太宗還御奉天殿遣使祭告嶽鎮海瀆諸神畢 太
宗出視朝奉天門百官奏事退復召侍臣與語久之
時已五鼓侍臣請曰聖躬勤勞須少息 太宗曰朕
嘗在宮中周思庶事或一事未行或行之未善即不
寐至旦必行之乃心安積習既久亦忘其勞蓋嘗自
念才德不逮若又不專心志勤思慮所行何由盡善
生民何以得安蓋勤於思則理得勤於行則事治勤
之爲道細民不敢廢況君乎 永樂四年七月視太廟
按丘濬曰我 祖宗以勤爲治無日不朝而每日之
間有早午晚三朝或再朝焉誠以自古禍亂之端皆
起自蒙蔽蒙蔽之由起自上下之情不通上下之情
不通起自君臣不相接見然徒接見而不相親問答
猶不見也故 聖祖御製大誥首篇以君臣同遊爲
開卷第一義所以示萬世 聖子神孫者至矣 朝會班位

洪武二年六月　上讀叔孫通傳至兩生不肯行因謂侍臣曰叔孫通雖云竊禮樂之糠粃然創制禮儀于煨燼之餘以成一代之制亦可謂難矣如兩生之言不無迂耶若禮樂必待百年而後可興當時朝廷之禮廢矣朕聞先王之禮因宜孔子曰暮月三年必世亦因時制宜之謂若謂必待百年則誠迂矣八月禮部尚書陶凱等言古者人臣進膳日一舉樂今擬舉行上曰古之帝王德隆治洽熙然大和日一舉樂似未爲過今天下雖定人民未蘇北征將士尚在暴露朕宵旰憂勤之不暇而可自爲逸樂哉寢之（本朝聖制）

五等禮文圖

	天子	諸侯	卿大夫	士	庶民
摯	卭	圭	羔	雉	鶩
服	龍衮	鷩	毳	玄衣	
玄冠	朱組纓	丹組纓		綦組綏	
笏	珠玉	象	魚須文竹	竹本象	
韠	朱直（前方後方）	素（前方后挫角）	爵韋（前后正）		
佩	白玉組綬（朱組綬 綦組綬）	水蒼玉（綦組綬）	瑜玉（綦組綬）	瓀玟（縮組綬）	
帶	素（朱裏終辟）	素（合素終辟）	素（辟垂）	居士錦弟子縞	
祭	天地四方山川五祀	萬祀山川五祀			
牲	犧牛	肥牛	索牛	羊豕	
射樂	騶虞	貍首	采蘋	采繁	
妃	后	夫人	孺人	惟	妻
塞	外屏	内屏	簾	綏	

五等禮文圖

	天子	諸侯	卿大夫	士	庶人					
田	千里									
塘堂	九尺	公侯百伯七十子男五十三公視伯大夫視子男	天子卿視伯附庸	天子元士視						
閣	右達五左達五	七尺	五尺	三尺						
房中五	閣三	於坫一								
食	一	再	三	無數						
豆	二十六	公十六侯十二	上大夫八下大夫六							
席	五重	三重	再重							
旒	千二	九	上大夫七下大夫六							
卿	九	大國次國三小國二								
廟	七	五	三	上士二下士一	寢					
祀	七	五	三	二	一					
殤祭	五	三	二	一						
耕	三	三公五諸侯九	九	子	子					

當體之禮

大天子之章十二 天子之冕十二 小下士之廟一 下士之祀一
者天子之旒十二 天子之閈十二 者下士之章二 下士之旂二
不天子之堂九尺 天子之車六馬 不小祀之獻一 饗婦之獻一
可上公之豆四十 上公之享九牢 可庶人之妃一 小國之卿二
損大祀之獻十二 大路之就十二 益小祀之献一 東修之物二
顯宗廟之假火牲 聽治之朝南面 微士服之元無章 緇冠之加無緌
者享賓之樂金奏 致衆之會載旗 者中饋之牲無豕 庶子之爵無旅
不五帝之祀誓戒 諸侯之聘迎勞 不匹士之祭無牢 大夫之笏無象
可賢能之書登府 號令之告揚庭 可大夫之門無塞 諸侯之壖元宜
拚太牢之治升中 宗祀之配明堂 大夫之婦無牖 匹夫之祭無廟

古祀地祇總圖

大祀　大社　祭地方澤每歲夏至行之

王社　侯社　大夫成群立社

祀	時	常	祀	非	時	祀
四						
春	元日祀民社	祈殺于方社罷				
夏	四坎壇祭四方	祀方	榮水旱	報社稷		
秋	大貝獻禽釐	祀	祀門			
冬	祀中雷					

大師師有司立軍社　大師宜于社及行釋奠　祭兵于山川　國有大故地祇社稷禱祠　大會同宜于社及軍歸獻于社　將用師禱于后土四海神祇　有寇戒之事作郊祀于社　國有大故令國人祭　天地之大裁類社稷

巡狩秩望東方山川　望秩南方山川　望秩西方山川　望秩北方山川　四維瘞埋以祀　四海川澤井水

大割祀于公社　大蜡　祀行

內心之禮

少爲貴者

介至九而天子無介　牲至六而祭天特牲
膳至六而天子無犢　享加薦而諸侯之饗
聘者圭璧而天聘以脯醢　食至三而天子之食
綌至四而天繁纓之就　席至重而覓神之尊
揖室旅而諸侯之揖天特　看將幣而圭璧之特達

少爲貴者　三升之觶小于爵而尊者之獻也
　　五斗之瓶小于壺而君者之尊以之

下爲貴者　掃地而祭也而郊天之祭則貴之
　　齊禁單也而諸侯之尊則貴之
　　楶禁單也而士之尊則貴之

素爲貴者　無文野也而至敬之貴以之
　　無容略也而父黨之貴以之
　　不琢朴也而大人之貴以之
　　不和薄也而大羹之貴以之
　　越席陋也而大路之貴以之
　　疏布襌枸惡也而犧尊之貴以之

楊氏曰愚按古者祭天地有正祭有告祭禮雖不同義各有當冬至一陽生此大道之始也陽一噓而萬物生此天道生物之始也故周官太師樂以圜鍾爲宮冬至日於地上之圜丘奏之六變以祀天神所以順天道之始而報天也祭天必於南郊順陽位也夏至一陰生此地道之始也陰一吸而萬物成又地道成物之始也故大司樂以函鍾爲宮夏至日於澤中之方丘奏之八變以祀地祇所以順地道之始而報地也祭地必於北郊順陰位也此所謂正祭也舜之嗣堯位也類於上帝望於山川歲二月東巡狩則柴於岱宗秩望於山川武王之伐商也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又柴望並舉大告武成成王之營洛也丁巳用牲于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凡因事並告天地有同日而舉有繼日而舉者此所謂告祭也然祀上帝則曰類者謂倣郊祀之禮而爲之則非正祭天也告地而舉望祭之禮或社祭之禮則非正祭地矣蓋特祭天地乃報本之正祭也故其禮一而專並祭天地因事而告祭也不必拘其時不必擇其位雖舉望祀社可以該地祇故其禮要而簡所謂禮雖不同義各有當者此也自漢以來分冬至夏至二祀爲南

北郊、南郊則周人之方澤也、然後知人主欲行禮郊之禮者、未聞以南郊爲難、北郊爲難、夫五月雖盛暑之月、宅事之當舉、宅禮之當行者、未嘗廢也、而獨難於北郊、何也、諸儒謬誤之說惑之也、按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惟祀地之服、經無明文、鄭注亦未嘗及之、賈公彥始爲之疏曰、崑崙神州亦服大裘可知、夫賈公彥一時率爾之言、未嘗深考其故、豈有夏至陽極之月而服大裘哉、崔靈恩孔顥達與杜通典亦爲是、郊天地之服不問寒暑必服大裘、而北郊遂爲不可行之禮、至宋朝元祐中議北郊禮論者猶以大裘不可服爲言於冬至南郊合祭天地者矣、若顧臨等所言是也、有援虞周告祭之禮以證祀地之正祭者矣、如蘇軾之言是也、因諸儒一時謬誤之言欲廢祀地之大典、可不惜哉、或曰正祭告祭之禮不同、而人主父事天母事地其心一也、告祭不拘其時、不擇其位而可以對越天地、則正祭不拘其時、不擇其位、奚爲不可以對越天地乎、

周禮郊社總論

郊祭

圜丘之圖

泰壇

幣帛　燔燎　祭從曰燔　注云太壇　柴於曰燔　爲壇土　封高大　其形曰泰

掃地而祭

蒲蓀天昊　上蒼　既祀　玉

周禮泛　祀南郊　先作樂致神然后玉禽　禮記祭天旅

詩大雅思文　大司樂曰奏黃鍾歌函　崔憲

儀（玉）兩　典瑞曰四圭有祀以祀天　璧禮天此禮神之玉

旗兩　禮記祭天建大旂以祭此祀神之旗　周禮祭天王建太常以祭日月建以適此即道之旅

凡祭祀

大泛齊　祭醴齊　備五齊　齋沈齊

尊二　齊三　泛齊四尊　醴齊四尊　盎齊四尊　緹齊四尊　沈齊四尊

瓦尊

郊（牲）兩　大宗伯牲幣各　大司圜鍾爲宮　大司樂奏黃鍾歌大呂舞　大宗伯以玉　作文器以蒼　周禮祭天王建太常以祭日月建以適此即道之旅

（車）兩　禮記祭天乘素車蓋祭時　曰駕以赴圻此　即事之車

（樂）兩　牧其器之色牛人曰祭禮共享牛是爲牲犢此神牲　云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以降神　雲門以祀天神此祀神樂

（服）兩　司服王祀昊天上帝服大裘而冕盖祭時即事之服也

天旗大常　魯大旗　魯交常　服喪冕

車玉輅　魯素車　魯郊牲　魯兆坛丘　魯用辭　魯祭蒼帝

郊祭

（牲）兩　詮郊特牲用特牲此降神牲　周禮祭乘王以巾車此即

（車）兩　輅蓋祭曰駕之車　禮記祭天乘素車蓋祭時　曰駕以赴圻此　即事之車

子賜魯東郊　郊南　日用子　魯孟春　日冬至　魯用辭　魯兆坛丘　郊帝　昊天　魯祀　祭蒼帝

圜丘之圖

周禮曰圜鍾爲宮黃鍾爲角　圜丘奏之若樂六變　則天神皆降可　得而禮矣

祭而泰壇掃地而祭

帝嚳之詠　尚之以　大祭三酌　酒事酒　酒清酒　酒昔酒　酒清酒

聖尊酒二　尊四事酒　四尊四尊　四尊昔酒　四尊清酒

瓦尊

獻數（踐）朝　祭（熟）薦　郊（血）薦

（踐）朝　齊以獻刀曰朝踐此五獻　大宗伯勺鐏亞獻　（獻）加　凡三通爲　二獻在正

（熟）薦　王又以匏爵酌盎齊以獻　刀曰鐏食之　大宗伯以匏爵酌醴齊以　亞獻合前爲　（獻）諸　臣

（血）薦　次王以匏爵　刀尸尊之泛　齊獻刀曰朝　踐此獻大宗　伯以匏爵勺　尸尊之泛酒　以亞獻合前　（獻）賓　七爲薦　獻以獻刀

作朝踐之巫守　樂之儀末　瘞

大享天神雲門　以祀天神

（獻）加獻之爵　（獻）賓獻之后　（獻）有諸臣獻

諸臣爲賓　受句盎齊　魯掃地　帝祀　昊天　魯祀　祭蒼帝

楊復曰天帝一也、以一字言、則祀天享帝之類、以二字言、則格于皇天上帝之類、以四字言、則惟皇上帝昊天上帝皇天上帝之類、以氣之所主而言、則隨言隨方而立名、而青帝赤帝黃帝白帝黑帝之類、其實則一天也、在鄭玄始分爲六天之說、皆以星象名之、又祔以緯書謬妄不經之甚、王肅引經傳以排玄失併圜丘于郊、似矣、然又謂五帝非天、而用家語之文、則非也、鄭則失矣、王亦未爲得也、夫祀天祀五帝、皆聖人制禮之條目、非如鄭氏分天六也、天猶性也、帝猶心也、五帝猶仁義禮智信之心、隨感而應者也、本朝惟於大祀殿祀昊天上帝、凡所謂天王太乙五天帝之類、一切革去、三代以下祀典之正所僅見也、惟道家者流、承襲前代之舊、因仍未革、其所奉祀者、乃列昊天上帝、於其所謂三清之下、又塑上帝像與天皇紫微並列、至其所謂上帝稱號、又于昊天之下、加以金闕、于上帝之上、加以玉皇、夫金玉爲物滯于形、乃世俗之所貴者、而非大道之所寓也、顧以世俗所尚者爲上帝之尊稱、其褻瀆甚矣、且老聃生于周末、死有莫及子、乃人鬼也、而躋之天神之上、且不可、況上帝乎、唐虞宋徽宗本欲尊天而不知其褻天

也、其后流離困阨禍及生民、安知非天之所譴耶、郊祭考

有虞氏禘黃帝　爾雅釋天云禘大祭也虞氏冬至大祭天于圜丘以黃帝配坐而郊嚳、夏正之月祭感生帝于南郊以嚳配焉　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商人禘嚳而郊冥、周制、大司樂云、至日祀天於地上之圜丘、又大宗伯職曰以禋祀昊天上帝、禮神之玉以蒼璧、其牲用一犢、幣用繒、長一丈八尺、鄭康成注曾子問云制幣長丈八鄭約逸禮狩禮文也餘用幣長短皆准此　王服大裘、其冕無旒、刀服亦然、乘玉輅、錫鸞、和鸞、十有再就建大帝、十有二旒、以祀、鐏及泲酳之器、以瓦爵、以匏爵、以祀

之席、以藁秸及蒲剪而不納　藁秸藉天神蒲越藉配帝　配以帝嚳、其樂大司徒云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商大簇爲徵姑洗爲羽靈鼗鼓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其感生帝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因以祈穀、其壇名大壇、在國五十里、禮神之玉、用四珪有邸、尺有二寸、牲用騂犢、青幣、配以稷、其配帝牲亦用騂犢、其樂大司樂云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日用辛、又王者必五時迎氣者、奉承天道從時訓人之義、故月令于四立日及季夏土德王日各迎

其王氣之神于其郊、其配祭以五人帝、春以太皞夏以炎帝季夏以黃帝秋以少昊冬以顓帝其壇各於當方之郊、去國五十里、內曰近郊、爲兆位於中、築方壇亦曰大壇、而祭之禮神之玉、按大宗伯云、青珪禮東方、赤璋禮南方、黃琮禮中方、白琥禮西方、玄璜禮北方、牲用犢及幣、各隨玉色、樂與感帝同、〔秦〕始皇既即位、以咎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用十月爲歲首、色尚黑、音尚大呂、東游海上、禮祀八神、二氏尊雍、四時上帝、（名其祭處曰時也）春歲祠禱、因洋凍、秋涸凍、冬塞祠、五月嘗駒、及四仲之月祠、每時用駒四疋、木寓龍一駟、木寓車馬一駟、各如其帝色、黃犢與羔各四、珪幣各有數、皆生瘞理無俎豆之具、三季一郊、常以十月上旬郊見、通舉火拜于咸陽之旁、而衣尚白、其用如常、〔漢〕高帝立二年冬、敗項籍還入關、問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青白黃赤、高帝曰、乃待我而具五色、遂立〔黑〕帝祠、名北時、有司進祠、帝不親往、悉召故秦祠官、復置大祝大宰、皆如其故儀、後四年、詔御史令〔九天巫祠〕九天、皆以歲時祠宮中、〔文帝〕即位、詔有司增〔雍五時〕路車各一乘、駕備具、魯人公孫臣上書曰、始秦以水德、則漢當土德、其應黃龍見、

宜改正朔、易服色、尚黃、明年黃龍見、成紀拜公孫臣爲博士、申明土德、改歷服色事、有司曰、古者天子夏親祠上帝于郊、故曰郊、夏四月、詔郊祀上帝、始幸雍郊、見五時祠衣皆尚赤、趙人新垣平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冕焉、宜祠上帝、於是作渭陽五帝廟、明年四月、帝親郊見五帝廟、爟火舉、若元屬天、於是貴平至上大夫文帝出長門（亭名）若見五人於道北、因其直立五帝壇、人有告平詐僞、遂誅平後渭陽長門五帝使祠官領以時致禮、不親往焉、武帝即位初至雍郊見五時後尚三歲一郊、亳人謬忌曰天

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於東南郊、日一太牢、凡七祭、爲壇開八通鬼道於是令太祝立祠太一之祠於長安城東南郊、常奉祠如忌言、未幾又祠天一、自此方士之言興、而迂怪之詞紛然起矣、宣帝神爵元年正月始幸甘泉、郊見泰時修武帝故事、二年幸雍祠五時、明年春幸河東祠后土、然未有定制、元年即位始定舊儀、間歲正月一幸甘泉、郊泰時、又東至河東祠后土、西至雍祠五時、凡五奉泰時后土之祠、亦施恩澤、時所過毋出田租、四百戶賜牛酒、或賜爵赦罪人、成帝初即位丞相匡衡

等奏言先王祭天於南郊就陽之義也瘞地於北郊
即陰之象也往者孝武居甘泉宮即于雲陽立泰時
祭於宮南今常幸長安郊見皇天反北之大陰祠後
土反東之少陽未合承天之意於是徙甘泉泰時置
於長安又言今雍廓密上下時本秦氏各以其意所
立非禮所載不宜復修遂廢雍廓密上下時九天太
一天一八神之屬并餘淫詞陳寶等祠所不應禮者
四百七十五所皆罷初罷甘泉泰時作南郊月大風
壞甘泉行宮折拔時中木十圍以上者百餘天子問
議禮不決劉向向曰家人尚不欲絕種祠況於國乎且甘泉汾
陰及雍五時如故天子親郊禮如前又復長安雍祠
明著者半後成帝崩皇太后詔復南北郊長安如故
以順帝意哀帝立寢疾博召方士復甘泉泰時祀如
故遣有司行事而禮祠焉平帝立王莽奏宜如建始
所行丞相匡衡等議復長安南北郊祀如故莽又頗
改其祭禮後漢光武元年光武即位爲壇營于鄗之
陽祭告天地采用前漢元始中郊祭故事六宗群神
從祀未以祖配天地共犢餘牲尚約二年正月制郊
兆於雒陽城南七里依鄗故事爲圜壇八陛中又爲
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面西上其外壇上爲五帝位

青帝位甲寅赤帝位丙巳黃帝位丁未白帝位庚申
黑帝位壬亥其外爲壝重榮皆紫以象紫宮有四通
道以爲門日月在中營內南道日東月西北斗在北
道之西皆別位不在群臣列中八陛陛五十八醊五
帝陛郭帝七十二醊中營四門五十四神外營四門
門百八神皆背營內嚮中營四門門封神四外營四
門門封神四凡千五百一十四神至七年五月詔三
公曰漢當郊堯其與群臣議時御史杜林等上疏以
爲漢起不緣堯與商周異宜從舊制以高帝配從之
隴蜀平後乃增廣郊祀高皇帝配食位在中壇上西
面北上天地高皇帝黃帝各一四方帝共用犢二
日月北斗共牛一四營群神共牛四樂奏青陽朱明
西皓玄冥及雲翹育命舞中營四門門用席十八外
營四門門用席三十六皆莞簟率一席三神日月北
斗無陛郭醊既送神燎俎實于壇南巳地明帝即位
永平二年以月令有五郊迎氣因采元始故事兆五
郊于雒陽四方中兆在未壇皆三尺堦無等立春日
迎春東郊祭青帝勾芒立夏日迎夏南郊祭赤帝祝
融先立秋十八日迎黃靈於中兆祭黃帝后土立秋
日迎秋西郊祭白帝蓐收立冬日迎冬北郊祭黑帝

玄冥車旗服色各從方色魏文帝南巡在潁陰有司爲壇於繁陽故城庚午登壇受紱降壇視燎成禮未有祖配明帝卽位大和元年正月丁未郊祀武帝以配天宗祀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至景初元年十月乙卯始營洛陽南委粟山爲圓丘詔曰曹氏世系出自有虞今祀圓丘以始祖帝舜配號圓丘曰皇皇帝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配十一月壬子冬至始祀皇皇帝天於圓丘以始祖帝舜配自正始以後終魏代不復郊祀（吳南郊尊父堅以配天蜀營南北郊于成都晉武南郊燎告未有祖配泰始二年詔定郊祀南郊宜除五帝之座五郊同稱昊天上帝各設一座而已二月丁丑郊以宣皇帝配十一月有司奏古者丘郊不異宜并于圓方二丘更修壇兆二至合祀是後圓丘方澤不別立東晉元帝卽位于建康議立南郊于巳地太常賀循定制度多依漢及晉初之儀成帝咸和八年正月郊天則五帝之佐日月五星二十八宿文昌北斗三台司命軒轅后土太一天一太微勾陳北極雨師雷電司空風伯老人凡六十二神從祀康帝南郊帝親奉焉（祝文稱嗣天子臣某）安帝元興四年應郊帝蒙塵于江陵朝議宜依周禮宗伯攝事尚書右丞王納

之曰郊天極尊。非天子不祀。無使皇輿不得親奉。時從納之議郊廟牲幣璧玉之色雖有成文秦世多以騂駒漢則但云犢江左南北郊用玄牲明堂廟祉用赤牲宋永初二年正月上辛帝親郊祀三年九月司空羨之等奏高祖武皇宜配天郊詔可孝武大明二年正月有司奏今月六日南郊輿駕親奉至時或雨遂遷日有司行事大明三年移郊兆于秣陵牛頭山西南郊之午地孝武崩廢帝以郊舊地爲吉祥移置本處齊高帝受禪明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而無配武帝繼立明年正月祀南郊自茲以後間歲而祀梁武帝卽位南郊爲圓壇在國之南常與北郊間歲正月皇帝置齋於萬歲殿上辛行事（吳操之云啓蟄而郊郊在立春後何冬之云今之郊祀是報祭歲之功而祈今年之福故取歲首上辛不拘立春前後周之冬至圓丘大報天也夏正又郊以祈農事故有啓蟄之說帝曰圓丘自是祭昊天宜在冬至祈穀必須啓蟄）用特牛一祀天皇大帝於壇上以皇考太祖文帝配五帝天文從祀禮以蒼璧制幣除㡳裸五年迎五帝以始祖配十七年帝以威仰睨寶俱是天神於壇則尊於下則卑且南郊所祭天皇其五帝別有明堂之祀不煩重設又郊祀二十八宿而無十二辰于義闕然南郊可除五帝祀加十二辰與二十八宿各于

其方爲壇陳武帝永定元年受禪修圓丘柴燎告天明年因以正月上辛南郊以皇考德皇帝配除十二辰風師雨師及五帝位間歲而祀文帝天嘉中改以高祖配復三獻之禮後魏道武帝卽位二年正月親祀上帝于南郊以始祖神元皇帝配北齊每三歲一祭後周憲章多依周制隋文帝受命再歲冬至日祀昊天上帝於圓丘以太祖武元皇帝配唐武德初定令每歲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圓丘以景帝配五方上帝及帝天神皆從祀上帝用蒼犢各一五方帝及日月用玄色犢各一內官以下加羊豕各九孟春辛

日祈穀祀感帝於南郊以元帝配牲用蒼犢二武德貞觀之制大享之外每歲立春立夏季夏立秋立冬郊祀並依周禮其配食及星辰從祀亦然貞觀中奉高祖配圓丘元皇帝配感帝餘依武德制宋興一祖六宗皆合祭天地自元豐分南北郊至政和乃克行之建炎二年上祀圜丘獨祭上帝而配以太祖用元豐禮也紹興十三年郊祀始設大神大祇及太祖太宗配位自天地至從祀百神凡七百七十有一蓋元祐禮云大率三歲一親郊並祭天地宗廟因行赦宥頒賞軍士自南北分郊夏至方澤之祭乃止遣上公

皇地祇遂不在親祀之典。歷代郊祀

延陵顏季亨會通較

八編類纂